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卷三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三百七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三

起己亥漢高帝五年盡甲申漢文帝後七年　凡四十六年

己亥漢太祖高皇帝五年冬十月王追項籍至固陵齊王信魏相國越及劉賈誘楚周殷迎黥布皆會十二月圍籍垓下籍走自殺楚地悉定考異黥亦當作英

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信之立非君王意

不自堅且其家在楚欲得故邑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王從之於是信越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圍壽春誘楚大司馬周殷殷叛楚舉九江兵迎黥布皆會十二月羽至垓下兵少食盡信等以大軍乘之羽敗入壁漢及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起飲帳中悲歌忼慨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乃乘其駿馬從八百餘騎直夜潰圍南出馳走渡淮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漢騎將灌嬰追及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追者數千人羽引騎依四潰山為陳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遂覇天下今卒困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潰圍斬將令諸君知之乃分其騎為四隊四鄉漢軍圍之數重羽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

處於是大呼馳下斬漢一將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羽復馳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謂其騎曰何如皆曰如大王言於是羽欲東渡烏江亭長檥船待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今獨臣有船願大王急渡羽笑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乃刎而死楚地悉定獨魯不下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絃誦之聲為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因持羽頭示之乃降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親為發哀哭之而去諸項氏枝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諸民畧在楚者皆歸之太史公曰羽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欲以力征經營天下國亡身死尚不覺寤乃引天亡我非戰之罪豈不謬哉揚子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憞羣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

自屈者負固陵縣名晉灼曰即光州固始括地天烏故馬**集覽**志云固陵在陳州宛丘西北四十二里亦望王為句王去聲垓下李奇曰聚邑名在沛之洨縣張揖三蒼注云垓堤名在沛郡正義曰垓是高岡絶巖今猶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垓之側因名垓下今在亳州真源東十里楚歌顏師古曰楚人之歌猶言吳謳越吟也九江兵歸漢故多楚聲忼慨壯士不得志直夜直讀曰值當也古字例以直為值陰陵地理志九江郡陰陵縣案九江今無為州是方輿勝覽和州烏江縣西北四十五里有陰陵山即項羽迷失道處括地志云陰陵故城在濠州定遠西北六十里紿曰左句絶紿欺言也欺令向左去東城地理志九江郡東城縣括地志云故城在濠州定遠東南五十里烏江地理志烏江在東城縣括地志云烏江亭即和州烏江縣按左傳黄津口即項羽東渡烏江也方輿勝覽烏江縣東四里有烏江浦即亭長檥船

待項王處檥船徐廣曰檥音儀孟康曰音蟻附也附船著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檥轂城杜預曰屬濟北括地志云東平東阿縣東二十五里有轂城山述征記云項羽墓在轂城縣西北三里揚子曰下文皆揚子重黎篇文漢屈羣策按揚子注解漢能屈已以用羣臣之策謂羣策無能出漢之右者羣策屈羣力羣力皆為羣策所制故曰屈羣力楚憞羣策而自屈其力憞徒對反穈也言楚既穈羣策而不能用是自屈其力也宋咸曰憞惡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其惡羣策可知矣天曷故焉言天豈故為之哉亦人事也

正誤 亦望王今按王如字亦望為王也紿曰亡今按因父紿曰左左兩字各自為句上左字因父欺令項羽向左去也下左字羽從其言而向左去也

質實 一統志云回陵地名在開封府陳州城西北三十里垓下堤名在鳳陽府虹縣西五十里陰陵山名在和州城北八十里東城在鳳

陽府定遠縣東南五十里項羽敗走東城即此漢置縣屬九江郡東漢縣撫傳陰陵人徐鳳反攻燒東城或云東城廢縣在和州境四潰山在應天府江浦縣西南七十里昔項羽敗垓下走至東城漢兵追之羽引騎依四潰山為陣即此石上有馬跡或云漢兵四面圍羽羽引兵潰圍斬將於此因名俗呼為四馬山烏江浦名在和州城北故烏江縣四里穀城山名在兗州府東阿縣東北五里又縣東南一十二里有項羽墓在馬

書法　王不書漢何漢篇也周殷昌為書誘歸功賈也項籍何以不書誅前書討項籍則足以名其為賊矣不必書誅可也

發明　固陵之追籍已兵疲食盡猶能大破漢軍則劉非項敵明矣然未幾三將會兵卒能破羽

則漢之用人與籍之自用其相去何翅什百詳書信越英布會兵之實所以見漢之擒籍卒賴三人之力若夫籍負弑逆之罪而不正其誅者漢本志於爭天下而非純於討賊故綱目亦不得而純予之也

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實 定陶注見秦二世二年

書法 前書奪韓信軍矣於是復書馳入壁奪其軍帝則未免任術矣此信之所以不終臣節也故綱目備書之而此稱馳入

○遣劉賈擊臨江王共尉虜之○春正月更立齊王信為楚王魏相國越為梁王

韓信至楚召漂母賜千金召辱已少年以為中尉曰此壯士也

發明漢王方擒項籍即奪韓信軍故綱目書馳入齊王信壁以見其急於制信如此然信號為善兵而漢王兩奪其軍如取嬰兒之物則信亦未得為節制之師而漢王將將之能尤不可及矣若夫信軍既奪又復改封畧無一毫不平之意則他日疑而屬之是固漢王之過也比事詳觀則得之矣

赦

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已下

二月王即皇帝位

諸侯王皆請尊漢王為皇帝二月甲午即位於氾水之陽【質實】一統志云氾水在山東曹州西南三十里

【書法】得天下之辭有三即皇帝位正也稱皇帝自稱而已矣立為皇帝不宜立者也終綱目書即皇帝位者四高帝也光武也昭烈也晉元帝也自宋以下得天下者書稱皇帝而已書立為帝為皇帝凡五齊君地漢恒山義劉盧芳石敬塘皆不宜立而立者也

【發明】自三代而下惟漢得天下為正誅無道秦一也討項籍罪二也天下已定始即尊位三也後世有僅得蕞爾之地而妄自尊大者視此可以少愧矣

更王后曰皇后王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媪曰昭靈夫

人○立故衡山王芮為長沙王故粤王無諸為閩粤王
質實 閩越國名注見武帝建元三年 ○帝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罷歸
家
詔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者令各歸其縣復
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軍吏卒爵及
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巳
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集覽 七大夫索隱曰秦第十爵名也文穎曰七
大夫公大夫也復其身及戶勿事復音福除
也除免其身役戶稅也勿事不給縣賦也
書法 高帝之得天下也書兵罷歸家光武之中興
也書罷郡國車騎材官還復民伍其廣大氣
象何如哉與書銷兵器毀兵仗者大
不侔矣秦二十六年隋開皇九年

置酒南宮

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畧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塡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羣臣悅服揚氏曰項籍無道所過殘滅民不親附范增為之謀主曾無一言以救其敗其得計不過數欲害沛公耳嗚呼籍誠不改其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然則籍雖用增亦未必有益於敗亡

也

集覽南宫括地志云南宫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一十六里洛陽故城中輿地志云秦時已有南

北宫

書法　置酒何以書志帝所以興也終綱目書置酒四詳秦甲子年書宴十六晉穆帝升平三年燕蒲池孝武帝太元三年秦宴羣臣齊丙子年元覲華林園隋煬帝大業三年張衡宅十二年西苑唐太宗貞觀元年宴羣臣六年丹霄殿七年玄武門十二年東宫高宗開耀元年麟德殿睿宗景龍四年宴近臣玄宗開元二十年上陽東洲二十三年御接肅宗至德二年宴回紇癸未年蜀宴宣華殿甲申年蜀怡神亭書大宴一唐憲宗元和十五年穆宗大饗三漢光武建武十三年獻帝建安二十五年魏主丕晉成帝咸和七年趙罷宴一唐太宗貞觀二十年

召故齊王横未至自殺

田横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帝恐其為亂赦横罪召之曰横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横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廐置謂其客曰横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横乃為亡虜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不動我獨不愧於心乎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帝為流涕以王禮葬之二客自剄餘五百人在島中者聞之亦皆自殺

集覽 乘傳蘇鶚演義曰傳張戀反以木為之長尺五寸書符其上又以一版楮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為信乘傳者依乘符傳而行若今使者持節耳樂彥云傳丁戀反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中足為馳傳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急者乘一馬曰乘一乘傳顏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也古者

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置單馬謂之驛騎尸鄉廐置正義曰尸鄉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亳阪之北廐置置馬以傳驛處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其弟謂酈食其其弟酈商也併部迴反並立也先是食其已說下齊韓信復襲破之齊以食其賣已而烹之今與商比肩事漢其恥固已甚矣莊子讓王篇太王亶父曰與人兄居而殺其弟吾不忍也即此意縱彼不動此下脫一我字案史記作縱彼不敢動我我獨不愧於心乎奉其頭正義曰奉音捧

質實

一統志云島中在萊州府即墨縣東北一百里四面環海去岸二十五里田橫五百人死於此今名田橫島尸鄉在河南府城西春秋時劉人敗王城之師於尸氏即此古有祝鷄翁居此養鷄

以季布為郎中斬丁公以徇

初楚人季布為項籍將數窘辱帝籍滅帝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乃髡鉗為奴自賣於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邉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之墓也滕公言於上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乃還至是來謁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為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傚丁公也司馬公曰高祖綱羅豪桀招亡納叛亦已多矣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當羣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海內為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人使為臣者人懷二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

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巳猶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集覽魯朱家朱家魯人也季布先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迹且至臣家臣敢獻計乃髡鉗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至朱家賣之案廣柳車喪車也滕公夏侯嬰職耳臣職當然耳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子胥伍員也荆即楚也員以父奢為平王所殺遂奔吳教吳伐楚時平王已卒吳師入郢掘平王墓出尸鞭之三百今以子胥喻季布丁公晉灼曰案楚漢春秋丁公薛人也名固短兵接為句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一年

帝西都關中以婁敬為郎中賜姓劉氏

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求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

周自后稷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至於文武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為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為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諸侯四裔莫不賓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唯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皋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哭聲未絕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夫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殽澠倍河鄉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

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敬說是也上即日西都關中拜敬郎中號奉春君賜姓劉氏胡氏曰高帝起兵八年歲無寧居至是天下平定當亦少思安逸之時也而敏於用言不自遑暇如此其成帝業宜哉光武下隴歸纔六日頼川盜起而往征之可謂能繩祖武矣

集覽　搤其亢　搤音厄捉持也亢音剛咽喉也以喻關中拊其背拊擊也以背脊喻天下沃野千里沃灌沃也言其土壤廣遠有灌漑之利故張平子西京賦曰廣衍沃野胡苑之利養禽獸處通名曰苑謂安定北地上郡之北與胡地相接可以畜牧又多致胡馬故曰胡苑之利諸侯安定今關中諸侯各安分守各定封疆河渭漕輓天下河水注見周安王十五年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首亭南谷東會涇又東至京兆同官縣入河言此二水

行乎關外足供漕運輓引天下之舟委輸並去聲委
積轉輸也顏師古曰謂輸送委積者天府之國財物
所聚曰府關中物産饒贍可
備贍給故稱天府天所造也質實一統志云渭水源
出臨洮府渭源縣
鳥鼠山西北谷東流經盩厔興平咸陽渭南等縣直
至華陰縣界入於黄河淮南子曰渭之水多力宜黍

書法書賜姓何譏也始亂宗屬矣書賜姓始此自
是至唐賜姓賜名不可勝書矣終綱目書賜
姓三婁敬徐世勣羅藝書賜名五楊國忠李正己
張茂昭田弘正朱全忠書賜姓名三李寶臣李國
昌李贊華不書賜書削奪姓名者一李茂
貞不書賜書復其姓名者一李紹真等

張良謝病辟穀

良素多病入關即杜門道引不食穀曰家世相韓及
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讐彊秦天下振動今以

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户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司馬公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嘗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僊之為虛偽矣然則欲從赤松子遊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邪故子房托於神僊遺棄外物所謂明哲保身者與楊氏曰子房之志為韓報仇而已其事高祖非本心也葢自慱浪之謀不遂其心固未嘗一日而忘秦也以為萅匹夫之勇以僥倖於一旦不若陰求天下之豪傑而徐圖之及得沛公而知其足以濟吾事也於是委身從之教以滅秦之計及事之濟則去漢歸韓而但教以燒絶棧道至於定三秦討項氏之策則無一言及之豈其智之不及哉其心固將輔韓成以馳騁於中原而不欲漢王之東也及成為項羽所殺則韓之子孫無若成之賢者而子房之志無所復

伸矣然羽之讐不可以不報而欲報羽則非漢又不足資以成功也於是不得已復西以再致吾復讐之志使漢事得成而吾責亦塞然後自託於神僊之說以遂其不欲事漢之本心焉此子房之智謀節義所以遠過於人而自漢至今千有餘年未有能窺之者惟子程子盖嘗言之又以為子房進退從容有儒者之風非高祖之能用子房實子房能用高祖其可謂知子房矣抑高祖之任子房盖亦不足以盡子房之術

集覽　道引不食穀服辟穀藥而不食靜居行氣以云學道莊子刻意篇道引之事注導氣令其和引體令其柔華陀傳曰古僊人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要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韓成韓王名子程子謂伊川也朱文公稱周程特曰子周子子程子復於姓上繫子字案公羊傳子沈子子公羊子子司馬子何休注加子姓上名其為師也若非師而但有德者不以子冠氏上文公於周程盖師尊之也

書法　書謝病有之矣書辟穀何為惠六年書卒張本也此書辟穀後書卒綱目之意微矣

六月赦○秋七月燕王臧荼反帝自將虜擊之立盧綰為燕王考異　虜擊之當作擊虜之

質實　一統志云盧綰豐人綰家與上同里閈綰生又與上同日故特王之

書法　帝自起兵身親其間多矣不書自將此書自將何既即帝位也書自將始此終綱目書自將三十八是年再書七年十年十一年光武建武二年三年五年再書八年再書十一年昭烈章武元年二年魏主後主建興十一年吳主晉惠大安二年丙寅年宋主又魏主庚寅年魏主庚戌年魏主齊丁丑年魏主己卯年魏主陳庚辰年高齊主隋煬大業七年九年五代辛未年蜀主辛巳年晉

主丙申年唐主甲辰年晉主再書乙巳年晉主丁未年晉主漢主辛亥年壬子年甲寅年丙辰年丁巳年己未年周主書親征二晉明帝太寧二年唐太宗貞觀十八年書奉帝奉其主四漢後主延熙二十年晉惠帝大安二年再書永興元年

趙王張耳卒

子敖嗣敖尚帝長女魯元公主為后

故楚將利幾反帝自將擊破之

書法凡書故將予義也此其書反何惡楚也綱目書故將七是年利幾晉惠帝永興二年成都故將公師藩元帝大興三年晉主保故將陳安穆帝永和六年故趙將麻秋又張賀度唐初辛巳年

寶建德故將劉黑闥五代辛亥年漢湘陰公故將
華廷美惟利錢以故將書反公師藩以成都將書
冠

○後九月治長樂宮集覽長樂宮注見景帝三年

庚子六年冬十二月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歸至洛陽赦為淮陰侯

楚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上書告信反者帝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坑豎子耳帝默然又問陳平平曰人言信反信知之乎上曰不知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諸將用兵有能過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如此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有

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僞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會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因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為然乃告諸侯會陳吾將南遊雲夢因隨以行信聞之疑懼時項王故將鍾離眜亡歸信漢詔信捕之或說信斬眜以獻及上至陳信持眜首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兎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遂械繫以歸因赦天下田肯賀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於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至洛陽赦信封淮陰侯信知帝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從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

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乃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集覽治秦中謂定都關中也如淳曰時山東人呼關中為秦中形勝之國張晏曰秦地被山帶河得形勢之勝便韋昭曰地形險固故能勝人也建瓴水如淳曰建音蹇覆也瓴盛水缾也居高屋之上而翻瓴水譬其向下之勢易瀉河之限晋灼曰齊西有平原郡河水東北過平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踰河即屬趙故曰限渤海之利渤通作勃索隱曰勃旁跌也旁跌出者橫在濟北故齊都賦云海旁出為勃因名勃海郡有鹽魚之利多多益善本傳作多多益辦

書法書執以歸執無罪也

發明韓信之國人告其反綱目不以反書是信未嘗有反謀也書執信以歸而不書其所執之由是信無故見執也然則赦之為侯不知所赦何罪哉偽遊雲夢以會諸侯甘為詐誘之事前以詐和而滅籍後以詐遊而執信籍不滅則漢不能以一統信不執則漢不可以安枕論其謀則深矣語其功則高矣進之王者之事則未也此漢氏之所以雜霸

始剖符封功臣為徹侯

始封功臣鄼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兔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張良亦無戰鬬功帝使自擇齊三

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封陳平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子可謂不背本矣乃賞無知

集覽

酇侯文穎曰酇音贊今光化軍是蕭何本傳注瓚曰南陽酇縣屬荆州非沛國酇縣也沛之酇音柞柯反孫檢曰有二縣音字多亂案茂陵中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贊今多呼嵯嵯舊字作鄌今皆作酇所由亂也史記注索隱曰蕭何所封沛之酇音贊後其子續封南陽之酇音嵯有此異耳發縱指示顏師古曰發縱解紲而縱放之指示以手指示之也史記縱作蹤注謂發其蹤跡指而示之也孔毅父曰縱音子用反非也當知周禮有迹人凡田獵者受令馬注令謂時與處也下邳地理志東海郡下邳縣正義曰泗水邑應劭曰邳在魯國薛縣後徙此故此

云下邳張良遇黄石於此户牖索隱曰秦時户牖即在陳留陽武縣漢以為東昏縣左傳哀十三年注户牖在陳留外黄縣西北東昏城是括地志云東昏故城在汴州陳留東北九十里　賀實志云一統

酇秦之縣名屬南陽郡漢封蕭何於此梁立酇城郡後周廢入陰城縣故城在襄陽府光化縣東北漢江上下邳秦之縣名屬郯郡漢屬東海郡東漢為下邳國晉宋梁為下邳郡置武州後魏改州曰東徐後周又改邳州隋為下邳郡唐復置邳州宋置淮陽軍金復改邳州元屬歸德府至本朝以下邳縣省入屬淮安府

春正月立從兄賈為荆王弟交為楚王兄喜為代王子肥為齊王

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填撫天下分楚地為二國以淮東五十三縣立從兄將軍賈為荆王以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為楚王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為代王以膠東膠西臨菑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微時外婦之子肥為齊王胡氏曰先王經世之法至秦盡矣漢祖勃興既定四海則宜命大臣求遺賢講王制首復井田之法是時距秦未遠經界溝洫必尚可考大本一正于以分土而封國則遠邇大小各得其宜而二帝三王公天下之心復傳矣高帝不能稽古割地無法封三庶孽分天下半茍簡一時流患於後帝之智既不及此而良平諸臣亦無為之謀者豈王澤當熄天不啟其衷邪嗚呼惜哉

以曹參為齊相國

參之至齊盡召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黄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静而民自定參乃避正堂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安集稱賢相焉

集覽 蓋公索隱曰蓋古闔反史不記名史記樂毅傳後太史公曰樂臣公學黄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

質實 一統志云蓋公膠西人善治黄老言曹參為齊相使人召問之對曰治道貴清静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用其言齊國大治

書法 書齊相何録善治也故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

更以太原郡為韓國徙韓王信王之

上以信材武所王皆天下勁兵處乃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為韓國徙信王之以備邊都晉陽信以國被邊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許之 集覽馬邑搜神記云昔秦人築城於武州塞城將成而崩者數矣忽有馬馳走周旋父老異之因依而築馬乃不崩故名馬邑括地志云在鴈門郡今朔州城是也 質實一統志云馬邑秦之縣名漢屬鴈門郡北齊屬廣安郡隋初郡廢以縣省入鄯陽縣屬朔州唐復於大同軍城置馬邑縣建中間嘗徙朔州治此五代時唐置寰州及寰清縣遼罷馬邑縣金置固州元州廢縣存本朝因之改屬大同府

封雍齒為什方侯考異 方當作邡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曰此何語

留侯曰陛下不知乎謀反耳上曰何故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皆平生所仇怨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柰何留侯曰陛下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嘗窘辱我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乃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司馬公曰張良為高帝腹心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待帝自見然後乃言之邪蓋以高帝數用愛憎行誅賞羣臣往往有觖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下無猜懼可謂善諫矣　集覽什方高祖功臣侯年表作汁邡如淳曰音什方索隱曰什又如字讀縣屬廣漢郡今漢州縣觖望猶言怨望也漢書注瓚曰觖音訣謂相觖而怨望也如淳曰觖者缺也不滿所望而怨

耳　質實　一統志云什方漢之縣名屬廣漢郡高祖封雍齒為什方侯即此晉屬新都郡後周改為方亭縣武帝廢入雒縣唐初復置什邡縣屬益州垂拱中改屬漢州宋元俱仍舊本朝因之改屬成都府

詔定元功位次賜丞相何劒履上殿入朝不趨

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曹參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進曰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奈何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何第一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何帶劒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封千秋為安平侯　集覽　跳身遁跳音調輕身走出也　質實　一統志云安平漢舊縣名屬涿郡東漢屬安平國晉置博

陵國北齊為博陵郡治隋置深州後省州以縣屬博陵郡唐又置深州五代宋金皆因之元改曰南平州中統初為安平縣屬晉州本朝因之改屬真定府

書法 此殊禮也綱目備書者四蕭何董卓曹操劉裕惟蕭何得書賜畧之止稱殊禮者四梁冀會稽王昱蕭道成唐王淵惟梁冀會稽王昱書加書不名者一司馬昭凡不書賜與加者皆備而已矣

帝歸櫟陽集覽 櫟陽注見周顯王八年 ○夏五月尊太公為太上皇

上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而使威重不

行乎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上乃詔尊太公為太上皇賜家令金五百斤

集覽 家令掌太公家事倉穀飲食擁篲迎門却行擁持也篲掃竹也李奇曰謂出迎於門為之掃地以衣袂擁篲而卻行恐塵埃之及長者所以示敬也

書法 帝既即皇帝位矣父猶稱曰太公其追尊先媪亦不過曰夫人又踰年而後始正太上皇之號帝之尊親反後始皇矣始皇更號曰皇帝即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無臣故也

秋匈奴冠邊圍馬邑韓王信叛與連兵

初匈奴畏秦北徙及秦滅復稍南渡河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後有少子欲殺冒頓而立之冒頓遂殺頭曼自立東胡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千里馬羣臣皆曰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隣國而愛一馬乎遂與

之東胡又欲得單于一閼氏左右皆怒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隣國愛一女子乎又與之東胡王愈益驕兩國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東胡欲有之羣臣或曰此棄地與之亦可勿與亦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與人言與者皆斬之即上馬令國中後出者斬遂襲滅東胡又走月氏并樓煩白羊河南王遂侵燕代悉復蒙恬所奪故地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至是圍韓王信於馬邑信使使求和解漢疑信有二心使人讓之信恐誅遂以馬邑降之匈奴遂攻太原至晉陽集覽頭曼單于之名索隱曰曼莫安反冒頓劉伯莊曰音墨特或如字讀閼氏蘇林曰音焉支顔師古曰匈奴中皇后號劉貢父曰匈奴單于號其妻為閼氏耳顔使以皇后解之太俚俗也史記匈奴傳注閼氏舊音曷氏習鑿齒讀作咽支棄地莫居千餘里莫居言無人居止是為棄地走月氏走去聲驅而走之也月氏西域國初在葱嶺西安息東後

為匈奴擊破遂分為兩種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嬀水北者為大月氏其餘小衆保南山羌者號小月氏去陽關幾萬里正義曰氏音支字或作支括地志云涼甘肅延沙等州本月氏地并樓煩白羊河南王并去聲兼而有之也劉敬傳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張晏曰白羊匈奴別種與樓煩胡皆在河南河南者朔方郡之河南也舊並匈奴地今亦謂之新秦中又樓煩注見周赧王八年控弦之士控引也正義曰謂能滿引弓弩者

正誤 走月氏今按走如字言月氏被擊而走去其國也

質實 月氏注見武帝元朔二年

令博士叔孫通起朝儀**質實** 一統志云叔孫通薛人

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猒之叔孫通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

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去矣無汙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及上左右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野外習之月餘言於上曰可試觀矣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羣臣習肄

集覽 若真鄙儒若猶爾汝也言汝乃真鄙陋之儒綿蕞徐廣曰表位標準也如淳曰綿謂置設綿索為習肄處蕞謂以茅翦樹地為纂位尊卑之次韋昭曰引繩為綿立表為蕞蕞音茲會反顏師古曰蕞與蕝同又音租悅反案春秋國語置茅蕝表坐賈逵曰朝會束茅以表位曰蕝或曰立竹及茅索營之

習禮儀

其中

書法 稱朝儀何紀實也終綱目書修定儀禮十一 是年叔孫通章帝元和三年曹褒甲申年魏荀顗壬辰年梁五禮已未年西魏制禮樂乙巳年隋五禮隋煬帝大業二年儀衛唐太宗貞觀十一年新禮高宗顯慶三年新禮玄宗開元十四年張說戊午年周賓儀耕桑封禪儀不與焉

辛丑

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朝賀置酒實 長樂宮注見景帝三年

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先平明謁者治禮以次引入殿門陳東西鄉衛官俠陛及羅立廷中皆執兵張旗幟於是皇帝傳警出房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振恐肅敬禮畢置法酒諸侍坐者皆俯抑首以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奏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罷酒無敢讙譁失禮

者於是上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太常初秦悉内六國禮儀擇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禮頗有所增損大抵皆襲秦故其書後與律令同録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民臣莫有言者馬司馬公曰禮之為用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馬用之於家則尊卑有别而九族睦馬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馬用之於國則君臣有叙而政治成馬用之於天下則諸侯賔服而紀綱正馬豈直几席之上戸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夫以高祖之明達誠得大儒而佐之與之以禮為天下其功烈豈若是而止哉惜夫叔孫生之為器小也徒竊禮之糠粃以諧俗取寵遂使先王之禮淪没不振以迄於今豈不痛甚矣哉是以揚子譏之曰昔者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召先生於魯所不能致者二人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迹諸侯也非邪曰仲尼開迹將以自用也如委已而從人

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夫大儒者惡肯毀其規矩準繩以趨一時之功哉

集覽

官表謁者掌賓讚受事員七十人秩比六百石有僕射秩比千石顏師古曰謁者屬大長秋主報中章天子出則前導威儀陳東西鄉叔孫通傳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衛官俠陛叔孫通傳作郎中俠陛陛數百人注俠與挾同陛升殿之階傳警出房漢儀云帝輦動則左右侍幃幄者稱警是也置法酒顏師古曰法酒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也文穎曰作酒令法也蘇林曰常會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入置酒矣索隱曰法者進止有禮也古人飲酒不過三爵君臣百拜終日宴不為亂也太常注見明帝永平二年襲奏故襲因也因襲秦時故事藏於理官法家藝文志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

書法宮未有書成者此其書成何三年而後成也故漢長樂書成隋仁壽書成唐蓬萊書成皆久而後成者也終綱目書宮成四是年長樂宮晉孝武太元三年新宮隋文帝開皇十五年仁壽宮唐高宗龍朔三年蓬萊宮惟晉新宮非久辭

帝自將討韓王信信及匈奴皆敗走帝追擊之被圍平城七日乃解

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信亡走匈奴白土人曼丘臣王黄等立趙利收信兵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騎與王黄等南至晉陽漢擊之輒敗走已復屯聚漢兵乘勝追之會天大寒雨雪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上聞冒頓居代谷使人覘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

使劉敬往使未還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夸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時兵已業行上怒罵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秘計使使間厚遺閼氏冒頓乃解圍去漢亦罷兵歸斬前使十輩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封為建信侯更封陳平為曲逆侯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輙益封邑焉

集覽白土人曼丘臣徐廣曰白土地名在上郡張晏曰上郡有白土縣括地志云白土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三百九十里又云延銀綏三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因名白土也曼丘複姓臣其名也曼音萬顏師古曰曼丘毋丘本一姓也語有急緩耳徐廣曰曼一作寗左右賢王匈奴官號也有左有右案左賢王以次當為單于但

見見形甸反露也下見所長見短並同奇兵注見周赧王五十五年兵已業行業事也已然曰業謂兵事已行矣齊虜婁敬齊人也故云廣武地理志鴈門郡廣武縣括地志云故城在代州鴈門縣句注山南四十五里平城地理志鴈門郡平城縣秦雲中郡雲中縣也括地志云朔州東三十里定襄縣漢平城也今大同府是白登括地志云平城東北三十里有白登山白登臺在馬李穆叔趙記云平城東七里有土山高百餘尺方十餘里即白登也陳平秘計應劭曰平使畫工圖美女閒遺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阨欲獻之閼氏畏奪已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之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顏師古曰應說出桓譚新論蓋譚以意測之非記傳所載曲逆漢書無別音惟五臣文選載陸士衡高祖功臣頌曲逆宏達好謀能深注曲區句反逆音遇程大昌演繁露云陳平封曲逆侯或謂曲逆

如去遇非也案地理志中山國曲逆縣因濡水至城北曲而西流因名曲逆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則曲逆當如字讀不當借音也括地志云定州北平縣東南十五里蒲陰故城是六出奇計請捐金行反間一也以惡草具進楚使二也夜出女子二千人解滎陽圍三也躡足請封齊王信四也請偽遊雲夢縛信五也今解白登之圍六也

質實

一統志云廣武秦之縣名屬鴈門郡漢仍舊晉廢之故城在太原府代州西一十五里平城秦之縣名屬鴈門郡漢仍舊東漢廢之故城在大同府城東五里白登山名在大同府城東七里上有白登臺即匈奴冒頓單于圍漢高帝處曲逆秦之縣名漢改為北平縣屬中山國後魏屬北平郡北齊省隋初復置屬定州唐改為徇忠縣神龍初復為北平縣五代時唐改為燕平縣後復曰北平屬易州宋屬定州陞北平軍金改為永平縣屬中山府復陞完州元復改為永平縣尋復為完州

國朝改為完縣屬保定府

書法　高帝自將五書擊者四臧荼利幾陳豨黥布此則曷為以討書信帝所拔立非臧荼利幾輩比也故高帝之世反者多書擊惟韓王信盧綰已所拔立則書討綱目之權衡審矣然則楚圍漢王於滎陽也直書曰圍漢王此其曰被圍平城何不以外加內也若隋煬逆賊則書曰始畢圍之矣大業十一年是故明內外之分則高帝書曰被圍正上下之義則劉虞書曰見殺獻帝初平四年

十二月還至趙

上還過趙趙王敖執子婿禮甚卑上箕踞慢罵之趙相貫高趙午等皆怒曰吾王孱王也乃說王請殺之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先人亾國賴帝得復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高等相謂

曰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何誇王為事成歸王事敗則獨身坐耳集覽箕踞傲坐也謂伸兩足以手據膝形如箕箕孱王孟康曰音如潺湲之潺冀州人謂懦弱為孱韋昭曰仁謹貌

書法至危之也

匈奴冠代代王喜棄國自歸立子如意為代王○春令郎中有罪耏以上請之民產子復勿事二歲集覽罪耏應劭曰耏音而罪不至髡但鬄其頰毛而已蘇林曰諸法度字皆從寸宋祁曰耐無而音如淳曰耐任也任其事也言任罪不至髡之事一歲刑為罰作二歲刑已上為耐索隱曰後改此耏字音若能能乃代反

書法二事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書之何嘉祥刑且志仁政也綱目恤刑之政書令奏請讞議

者八是年景帝中元五年齊戊辰年元魏隋文帝開皇十二年十六年唐太宗貞觀二年四年十六年此書令民產子復勿事章帝書詔賜民胎養穀元和二年皆仁政也

○二月帝至長安始定徙都

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曰天下匈匈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遂自櫟陽徙都之

司馬公曰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未聞其以宮室塡服天下也天下未定當克己節用以趨民之急而顧以宮室為先豈可謂之知所務哉昔禹卑宮室而桀為傾宮創業垂統之君躬行節儉以訓示子孫其末流猶入於淫靡況示之以侈乎孝武卒以宮室罷敝天下未必不由酇侯啟之也

集覽未央

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里長安故城中名未央者取詩夜未央勤政之義也又注見文帝七年

質實 一統志云未央宮在西安府西北一十四里漢高帝所建內有東闕北闕前殿武庫遺址尚存應劭曰宮名未央者取詩夜未央勤政之義也

書法 治長樂宮常書矣於是治未央宮則曷為不書過度也故諱之其諱之何不以未央為賢相之累也

置宗正官〇夏四月帝如洛陽

壬寅八年冬擊韓王信餘冦於東垣考證 擊當作討〇謹按凡例曰凡正統用兵於臣子之僭叛者曰征曰討後倣此

上東挈韓王信餘冦過栢人貫高東垣地理志
等壁人於厠中上欲宿心動而去集覽河東東垣縣
漢高改曰真定括地志云趙之東邑在今常山真定
縣南八里故常山城是柏人括地志云故城在今邢
州柏人縣西北十二里後改名尭山壁人於厠中文
穎曰置人於厠壁之中以刺高帝張晏曰鑿壁空之
令人止 質實 一統志云東垣戰國趙邑名秦因之漢
其中 改為真定縣屬常山郡故城在真定府
城南八里詳見高帝十一年真定縣柏人春秋時晉
邑名戰國時屬趙漢為縣屬趙國後魏改曰柏仁隋
屬邢州唐初於縣置東龍州後州廢還屬趙州後改
屬邢又改尭山縣宋省入内丘縣尋復置金改為唐
山縣屬邢州元初省入内丘縣尋復
置屬順德路國朝因之改屬順德府

十二月還宮○春三月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

罽操兵乘馬

癸卯　九年冬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

匈奴數苦北邊上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陛下誠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歲時問遺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司馬公曰劉敬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為婚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帝王之御外蕃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婚姻也

集覽　殺父妻母殺讀曰弒冒頓之父名頭曼以鳴鏑射殺之遂妻其母　家人子庶人家之女子　正誤　人

子令按漢書外戚傳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降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乃宮人名號也

書法　書謹始也高帝創有此舉而後中國失其尊矣特書結自我也綱目書和親凡十六而書結和親一與和親六詳惠帝三年及和親一宋甲戌年魏請和親四詳文帝六年求和親三詳文帝六年乞和親一光武建武二十八年莫善於乞和親莫不善於結和親終綱目舍是無書結者矣

十一月徙齊楚大族豪傑於關中

劉敬言匈奴河南地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且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關中少民北近匈奴東有彊族一日有變陛下未得高枕而臥也願徙六國後及豪傑名家

居關中無事可以備邊有變亦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於是徙昭屈景懷田氏及豪傑於關中與利田宅凡十餘萬口集覽昭屈景楚三大姓懷田齊二大族與利田宅給與便利之處不征徭也

春正月趙王敖廢徙代王如意為趙王

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於是逮捕趙王敖及諸反者詔敢從者族趙午等皆自剄高獨怒罵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轞車膠致詣長安郎中田叔客孟舒皆自髡鉗為王家奴以從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榜笞刺剟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聞上曰壯士誰知者泄公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曰趙王果有謀不高曰吾三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於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具道所以王不知狀泄公以報乃赦敖廢為宣平侯而徙如意王趙上賢高赦之

高曰所以不死者白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簒弑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絶亢遂死上召叔等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盡拜守相背恠曰貫高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無赦可也司馬公曰高帝驕以失臣貫高很以亡君使高謀逆者帝之過也使敖失國者高之罪也

集覽 上變告變告者謂非常之事斥言反背也逮捕顏師古曰逮訓及辭之所及則追捕之貢父曰逮者其人在而直追取之捕者其人亡當討捕之故有或但言逮或但言捕當知異義也讙白王白謂别白也辯明之義轞車膠致致送詣也正義曰車上著板四周如轞形載囚其中令無所見膠密不得開送詣京師搒笞刺剟劉伯莊曰搒音彭亦笞也剟株劣反亦刺也漢書作刺爇應劭曰以威苛之泄公中大夫姓泄其名未詳正義曰泄音薛史有泄庸此同趙國立義不侵爲然諾者也固本

然之辭侵猶言輕也史記張耳陳餘傳後太史公曰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注謂耳餘初在貧賤時然諾相信雖死不顧也灌夫傳好任俠已然諾索隱曰謂既已許諾必使副其前言也孫策謂太史慈其心秉道義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已死亡不相負即此仰絕亢仰頭而亢斷絕史記亢作肮韋昭曰肮咽也蘇林曰頸大脉也俗所謂胡脉音下郎反蕭該音下浪反

正誤 不侵為然諾今按侵猶過越也

於是貫高謀逆則曷為不書諱之也貫高之

書法 謀帝之嫚實啟之然則書趙王赦廢何權不足也帝之至趙赦執禮甚恭是矣高有反謀為赦者誅之可也執而歸之天子可也而徙隱忍不從以為其廢也自取之而已凡廢之辭二廢某王某者無罪之辭也某王某廢者有罪之辭也

夏六月晦日食○以蕭何為相國

甲辰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葬萬年令諸侯王國皆立廟質實萬年縣名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

書法書皆立廟何譏非古也自是惠帝於高祖孝景於太宗孝宣於世宗遂為故常矣於是通鑑不書綱目皆書之

○以周昌為趙相趙堯為御史大夫

定陶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呂后年長益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已常留之長安欲廢太子而立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

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聞之跪謝昌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請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上問其人堯以昌對上乃以昌相趙而以堯代為御史大夫楊氏曰以高帝之明惓惓於趙王其念深矣然卒用趙堯之策可謂以金注也且呂氏以堅忍之資濟之以深怨積怒其欲甘心於如意也久矣一貴彊相何足以重趙哉善為高皇計者盍亦反諸已而已矣不以燕好之私亂嫡妾之分使貴者不凌賤者不逼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豈特無毋禍而已哉○上猶欲易太子於是呂后使建成侯呂釋之彊要留侯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皆以上侮慢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令太子為書卑詞安車固請其來來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

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使人奉太子書招之四人至客建成侯家

集覽期期以其口吃故疊語惓惓與拳拳同以金注莊子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郭象曰殙武典反字或作殙音昏說文殙矜也憐惜也林希逸口義云注射也射而賭物曰注王欽若曰以陛下為孤注即此注字言以瓦為注則全無利害之心以鉤帶為注則已有顧惜之意以金為注則愛心愈重而易殙矣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漢書音義曰東綺夏角四姓也角字從兩點下用音鹿索隱曰案陳留志東園公姓唐字宣明居園中因號焉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因號焉角里先生河内軹人泰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曰角里先生孔父秘記作祿里皆王劭據崔氏周氏世譜及陶潛四八目而為此說

正誤期期令按期猶必也綺里季夏黃公今按綺里季夏一人也黃公一人也

杜甫詩有黃綺終辭漢之句則固以黃為氏矣 質實 一統志云周昌沛人苛之弟也建成漢之縣名屬渤海郡高帝封呂釋之即此東漢省之故城在河間府獻縣界景城廢縣東南三十里

九月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擊之 考異 按征伐例曰凡正統用兵於臣子之僭叛者曰征曰討於外蕃若非其臣子曰攻曰擊注云征討如漢高祖於韓王信之類據七年書帝自將討韓王信而此二條韓王信餘寇及代相國陳豨皆不書討然信豨後皆書誅此必誤書擊耳

初上以陽夏侯陳豨為代相國監趙代邊兵豨常慕魏無忌之養士及告歸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周昌求見上言豨賓客甚盛擅兵數歲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遂反上自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昌奏常山亡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

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令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封各千户以為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趙代地皆豨有吾微天下兵未至今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户不以慰趙子弟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之豨將多降

集覽 陝豨許豈反阻漳水宋祁曰阻恃也禹貢至于衡漳蔡氏傳曰地志漳水有二一出上黨沾縣大黽谷今平定軍樂平縣少山也名為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今潞州長子發鳩山也名為濁漳東至鄴與清漳合白見四人告白於天子而白見之也見如字陽夏縣名注見秦二世元年

質實 一統志云漳水有二一在太原府樂平縣之沾嶺北流折而西南入和順縣之梁榆水謂之清漳水一在潞州潞城縣西三十五里交漳村又東流百八十里至彰德府林縣界合清漳水謂之交漳水

乙巳十一年冬破豨軍春正月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

考異 提要后上有皇字據晉永康元年書皇后殺故太子遹唐乾封元年書皇后殺其從兄武惟良皆不去皇字此盖刊本漏皇字耳 質實 淮陰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元年

冬太尉周勃道太原入代地陳豨軍敗淮陰侯信舍人弟上變告陳豨前過趙代過辭信信辟左右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畔陛下必不信再至則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豨曰謹奉教今信陰與豨通謀欲與家臣夜詐赦諸官徒奴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報未發呂后與蕭何謀詐言豨已得死紿信入賀使武士縛信斬之信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遂夷三族司馬公曰韓信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

仆趙脅燕擊齊滅楚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其功也覩其拒蒯徹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遂陷悖逆夫以盧綰王燕而信乃為列侯豈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雖然信滅齊不報而自王期共攻楚而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則信復何恃哉夫乘時而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故太史公論之曰假令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定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胡氏曰功過當相準信功不可忘也迎陳之禮可以贖自王之釁拒徹之意可以免失期之罪未有反計則當侯以次國逆謀既露猶當宥其子孫如此則漢祖於記信之功討信之罪各盡其道而無負矣

集覽 道太原韋昭曰道從

也太原古并州也禹貢既修太原注今河東太原府是徐才宗國都城記太原在古冀州太行恒山西含人弟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也其弟謝公著嘗獲罪於韓信信欲殺之辟左右辟必郢反除也

正誤 信辟左右今按辟音闢猶屏去也如孟子行辟人之辟同

質實 太原郡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州

書法 凡書殺殺無罪也信與豨通則謀反矣不書何諱之也曷為諱之信之反帝激之也帝之奪信王非其罪也於是帝未還都而殺之而夷之甚矣故斥書后殺

發明 信至是實有反謀矣然猶不以反書又不書其有罪乃書殺而不去其爵者信有定天下之功受封未幾無故見執其怏怏無聊之心不言可知非信素有反心也綱目於此削而不書亦所以原其本心云爾漢氏之興德信未孚於天下既以詐而執大功之臣又以詐而殺之人誰不自疑

哉叛者迭起夫何恠耶綱目備書夷三族之實非予其討有罪也乃所以惡漢云爾世豈有人之無罪夷其三族而可以君天下者哉下書梁王越夷三族亦然

韓王信伏誅○帝還至洛陽

上還聞韓信言恨不用蒯徹計乃詔捕徹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竪子不用臣計耳如用臣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徹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且當是時臣獨知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耶上曰置之

質實 秦失其鹿言秦無道遂失其國如虞人之失鹿以鹿喻帝位也

立子恒為代王○赦○二月立王侯朝獻郡國口賦法

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民疾之令諸侯王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集覽以其口數率率計也劉貢父曰率字屬下句言大率也

詔郡國求遺賢

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諸侯王郡守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 集覽身勸為之駕必須身親敦勸自為其駕車而遣之覺免為句謂覺發者免其官

書法書求遺賢何美急賢也入綱目二百餘年於是始見自是而舉賢良舉直言皆帝啟之矣

故通鑑未書綱目特書之

梁王越廢徙蜀三月殺之夷三族

上之擊陳豨也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讓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往則為禽不如遂反王不聽梁太僕得罪亡走漢告之上使使掩梁王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論如法赦為庶人傳處蜀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王為呂后涕泣自言無罪后與俱至洛陽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乃令人告越復謀反夷三族梟首洛陽下詔收視者捕之梁大夫欒布使於齊還奏事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欲烹之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也王與楚則漢破

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而陛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於是上乃釋布拜為都尉

集覽傳處蜀傳株戀反驛遞也謂轉轉相傳也處之於蜀郡

書法書梁王越廢何罪越也越不從反矣曷為罪之摧不足也然則何以復書殺甚殺之者也廢之可也殺之夷三族甚矣

立子恢為梁王友為淮陽王○夏四月還宮考異按延行例曰還曰帝還宮注曰間無異事則不書帝此年帝至洛陽下有立子恒恢友為王立王侯朝獻郡國口賦法詔郡國求遺賢梁王廢徙蜀則間有異事矣而不書帝刊本漏也○五月立故秦南海尉

趙佗為南粤王質實 南海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南粤國名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交州

初秦南海尉任嚻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秦為無道天下苦之聞陳勝等作亂天下未知所安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嚻死佗即移檄絕道聚兵誅秦吏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至是詔立以為南越王使陸賈即授璽綬與剖符通使使和集百越無為南邊患害賈至佗魋結箕踞見之賈曰足下中國人親戚墳墓皆在真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項羽倍約王誅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所建也王不助天子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

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使授王印綬剖符通使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佗乃蹶然起坐謝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留賈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橐中裝直千金賈卒拜佗令稱臣奉漢約歸報帝大悅拜賈為大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集覽　南海尉任囂秦始皇畧陸梁地以為南海鬱林象郡尉秦官也時任囂為之案十三

州記大郡曰守小郡曰尉嚣五刀反龍川令趙佗頠師古曰南海郡龍川縣令循州是秦時趙佗為龍川令後為南海尉故稱曰尉佗佗徒何反番禺文頴曰番禺南海郡理邑今廣州番禺縣其地有番山禺山因名焉廣州記番山在南海縣禺山在番禺縣番音潘又音婆禺音愚董衡曰番普安反禺魚容反祓佗書句絶韋昭曰被之以書也音光被四表之被移檄絶道移檄移行檄書也尉佗本傳作移檄告横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絶道聚兵自守案所謂絶道即先任嚣所欲絶之新道也蘇林曰新道者秦所通越道南粤王粤通作越正義曰都廣州南海縣魋結服虔曰魋音椎今兵士椎頭結索隱曰魋傳追反結音計謂為髻一撮似椎而結之故字從結案魋結二字依字讀之亦通夷人俗本被髮今尉佗同其風俗但魋其髮而結之抗衡較輕重低昂也崔浩曰抗對也衡車軛上横木言兩衡相對拒率不相避下也

屈彊屈其勿反屈彊者彊梁梗戾不柔服也蹶然陸德明曰蹶其月反鄭玄音居遇反行急遽貌記子夏蹶然而起索中裝索隱曰謂以珠寶裝𧟭入橐橐中賈時時前說稱詩書時時非一時也每於上前說論稱道詩書乃公高祖自謂也新語以高祖素未嘗聞此言故曰新語太史公曰余讀陸生新語固當世之辯士也

正誤　被佗書今按被加也加於其身也

質實　一統志云龍川秦之縣名漢屬南海郡有龍穿地而出即穴流泉因名隋初省入河源縣後復置唐貞觀初省入歸善縣天授初置雷鄉縣南漢改曰龍川縣徙循州治此宋宣和中改縣曰雷江紹興初復為龍川縣元仍其舊本朝廢州縣改屬惠州府番禺縣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陸賈楚人親戚墳墓按趙佗先塚在真定府獲鹿縣舊石邑城北一十三里真定漢初縣名屬常山郡後周恒山郡治此隋郡廢分置常山縣隸恒州大業間省常山入真定

屬恒山郡唐改真定曰中山神龍初復名真定為鎮州治宋金真定府元真定路並治此本朝因之為真定府治仍屬焉

帝有疾

帝有疾惡見人詔户者無得入群臣十餘日舞陽侯樊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枕豈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 集覽 排闥排推開也闥宫中小門徳步拜反羸困也顧猶與一宦者枕句絶顧反也反獨枕一宦官卧而謝絶大臣趙高之事秦皇崩時獨趙高與幸宦五六人知之高遂詐為詔賜長子扶蘇死 質實 舞陽縣名注見齊武帝永明五年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帝自將擊之立子長為淮南王布擊殺荆王賈又敗楚軍遂引兵西考異此與韓王信餘寇及陳豨例同據後書誅布則擊字亦當作討

初淮陰侯死布已心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布見醢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中大夫賁赫得罪於布乘傳詣長安上變言布謀反有端上繫赫使人驗之布遂族赫家發兵反上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爾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高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何謂也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

成皐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此下計也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以驪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為身不顧後慮者也必出下計時上有疾欲使太子擊布留侯所召四人者說呂釋之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閒為上泣言黥布猛將善用兵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爾后如其言於是上自將而東留侯病自強起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傅之時叔孫通已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發關中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皇太子衛軍霸上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厭兵必不能來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東擊荆荆王賈走死擊楚楚與戰徐僮間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

侯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果敗布遂引兵西集覽黥其內縣布傳注反者被誅為黥刑法志葅其骨肉是也賁赫姓名賁音肥有端句絕端緒也猶言有由前年殺韓信上文往年殺彭越顏師古曰往年與前年同也文相避爾歸重於越重輜重也歸之於越地驪山之徒布初坐法黥論決而徒役於驪山故等夷故舊等輩夷儕也徐僮閒地志臨淮有徐縣僮縣春秋僖三年徐人取舒注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括地志云徐即徐城大徐城在泗州徐城北四十里古徐國也僮在下邳今泗州是也自戰其地為散地孫子兵法九地曰云云杜牧之注云士卒近家進無必死之心退有歸役之地魏武帝曰卒戀土地道近而易敗散質實一統志云徐秦之縣名屬薛郡即古之徐子國也東漢省之故城在鳳陽府泗州北五十里僮漢之縣名屬臨淮郡三國吳省之故城在鳳陽府虹

縣東北七十里

癸明布既書反乃不書討而書擊之布有功於漢因事自疑漢亦有以致之故其書法如此然

陳䟽非布之比反亦書擊何耶相國任一國之寄不擇人才乃以幸臣居之小人寵過其分卒貽叛

逆故綱目雖書其反而皆不予其討此固澄源正本之論也一字之間其嚴乎哉

丙午十二年冬十月帝破布軍於蘄西布亡走長沙王臣誘而誅之

上與布兵遇於蘄西布兵精甚上望其置陳如項籍軍惡之遥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爾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江南長沙王臣使人誘與走越殺之集覽長沙王臣吳芮之子名臣嗣父為長

沙王

書法凡書誘譏也此其書誘何前書反此書誅則罪人也無嫌於誘矣書長沙王臣予其功也

終綱目書誘誅二是年唐憲宗元和十四年王弁書誘殺十詳昭帝元鳳四年凡誘殺皆譏辭

發明英布之死前史皆以殺書至綱目始筆其誅者正名定罪也上書布反既正其名於前此書布誅遂定其罪於後布亦何得而辭哉信越無罪則書以殺布實有罪則書其誅故雖三人同功一體至其罪之有無不可槩論非綱目别異而書之幾於涇渭不分矣

帝還過沛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

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諸母子弟佐酒道舊故為笑樂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

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於是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千秋萬歲後吾魂魄猶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

集覽 道藹故說故舊時事擊筑筑以竹曲五絃之樂也應劭曰似琴而大頭以竹擊之故名筑顏師古曰今筑形似瑟而小細項湯沐邑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記王制湯沐之邑注給齊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潘芳袁反淅米汁世世無有所與與讀曰預謂復除其賦役世世無所干預

質實 一統志云沛宮在徐州沛縣治東南即漢高祖置酒宴沛父老處

書法 特書也其特書何譏也以為君天下而私一邑也自帝有此書而後光武書復舂陵復南頓玄宗亦書復潞州皆帝啟之也而世世無有所與又甚矣 光武建武六年十九年唐玄宗開元十

一年

太尉周勃誅陳豨定代地○立兄子濞為吳王

更以荆為吳國 集覽濞劉仲之子服虔曰濞普懿反濞喜之子也 索隠曰彭濞字也披位反正義曰年表云濞都吳其實在江都喜劉仲名

十一月過魯以太牢祠孔子質實

魯國名注見周太祖廣順二年太牢注見

唐太宗貞觀亢年

書法 書祠孔子何嘉重道也書祠孔子多矣鮮有書所以者書以太牢重嘉之也自抗焚禍烈吾道幾隆帝以不事詩書之資方破布而歸適然過魯乃能動念及此至以太牢祀焉帝亦有大過

人者矣漢四百年吾道之重實自此始特書美之終綱目書祠孔子五是年章帝元和二年宋庚寅年魏主燾齊乙亥年魏主宏唐高宗乾封元年書釋奠二唐高祖武德七年代宗大歷元年謁祠拜墓一五代壬子年周太祖皆帝發之也祠書以太牢者二是年庚寅年丙己

發明自堯舜禹湯文武既沒天生孔子為萬代仁義禮樂之宗主生民之類不至靡爛絕滅者吾聖道扶持之功用也自秦燔詩書坑學士天下大亂其禍至於陳項極矣漢高之興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嫚罵溺冠其視儒道不啻枘鑿之不相入然過魯祠孔子乃見於兵戈倥偬之日故綱目特筆予之亦以見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可得而泯沒者漢氏四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脈蓋在於此自是而後儒道稍稍振起除挾書禁置博士官開獻書路迭見於繼世之後亦足以見當時崇尚

之意然漢治終於不古者粗得其一二之緒餘而精微體用未之明也雖然吾道在天地間如一元之氣周流磅礴未始一日而不存不以秦而泯不以漢而興時君世主茍能知其功用之大振而起之則聖人綏來動和之效帝王時雍迓衡之治可復見於天下矣惜乎漢人不足以語此

○遂還宫

上還長安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辭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國亂數十年秦以不早定扶蘇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震動柰何以天下為戲乎上詳許而猶欲易之後置酒太子侍留侯所招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大驚

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者出上召戚夫人指視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起罷酒遂不易太子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胡氏曰善乎子房之能納説也不先事而彊聒不後事而失幾不問則不言言則必當其可故聽之易而用之不難也至於招致四人以安太子則其績尤偉而司馬公乃致疑焉以為若審有此是子房為子植黨以拒父也夫高祖之雄傑豈四叟所能抗而大臣力諫之強豈不賢於四叟之助嗚呼是未知春秋深許首止之盟而易有納約自牖之象也故今特據舊史復詳載其事云

集覽

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獻公太子名申生公伐驪戎得驪姬生奚齊公欲廢申生而立之會申生薦胙

母之胙於公驪姬預置毒胙中公欲享姬止之曰宜試之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申生聞之懼奔新城公乃誅其傅申生自殺不早定扶蘇扶蘇始皇長子也不早定太子之位後以諫坑儒獲罪使監蒙恬軍於上郡始皇崩趙高乃詐為遺詔賜扶蘇死詳許詳讀曰佯詐也彊聒莊子天下篇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注謂強聒其耳而語之猶不肯廢舍吾之教迹也彊上聲失幾易繫辭曰幾者動之微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深許首止之盟春秋僖五年諸侯盟于首止注周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世子以定其位齊桓行霸翼戴天子故春秋多許之也首止衛地名陳留郡襄邑東南有首鄉服虔曰首止近鄭地納約自牖易習坎六四爻文伊川傳曰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牖開通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悟君心所明處夫人心有所蔽有

所通所蔽者暗處所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良明辯者其說多行且如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皓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羣公卿及天下之士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

下相國何廷尉獄數日赦出之

蕭何以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棄請令民得入田毋收藁為禽獸食上大怒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

金而為之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相國一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帝不懌即赦出之何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

集覽　多空地壽謂多有空隙之地捐棄無用王衛尉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王姓也史失其名

書法　書赦出之美改過也終綱目書赦出之五上書下某獄下書赦出之赦無罪之辭也相國何是年周紆章帝建初八年虞詡順帝永建元年楊彪獻帝建安二年是也上書坐事下獄下書赦

出之失有罪之辭也賀若弼隋文帝開皇二十年是也書既而赦之二詳文帝四年既而釋之三詳成帝元延元年赦不誅二詳成帝鴻嘉二年赦不治一昭帝始元元年

發明三公坐而論道宰相代天理物明明穆穆聚精會神與天子交相唯諾於一堂之上者也臯夔稷契有都俞而無吁咈伊傅周召有誥命而無戒飭臯伊諸公不可人得而世有然居其位任其職則亦不可不盡其體貌之禮至其果有大罪則退之可也廢之可也賜之死亦可也械繫而戮辱之可乎哉自李斯馮去疾在秦以下獄而死漢亦習聞其故至是以蕭相之信謹一旦無故置之囹圄雖曰未幾赦出之然禮絕百僚師長群后他日亦何面目立於衆人之上哉文帝習此而繫周勃景帝習此而繫亞夫逮武帝則動輒逮繫不可勝舉至於下獄要斬如劉屈氂輩屠之不啻若徇

殺者元帝以此而殺望之哀帝以此而殺王嘉終漢之世家法如此豈非貽謀不善之過哉然何以忠信事高祖疑之亦非一如遣子弟從軍貰民田以自汙之類往往挾術相欺君臣交孚之理似不如此既不免械繫之辱猶且不能引身而退何亦嗜利亡耻者書曰下相國何廷尉獄使漢之君臣觀之寧不少知愧歟

燕王綰謀反春二月遣樊噲以相國將兵討之立子建為燕王

陳豨之反燕王綰發兵擊其東北以豨求救於匈奴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軍破故燕王臧荼子衍在胡謂勝曰燕所以久存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欲急滅豨豨亡次亦至燕矣勝以為然還以告

綰綰乃陰使勝為間於匈奴而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欲令久亡連兵勿決至是豨裨將降言之帝召綰綰恐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氏計今上病呂后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遂稱病不行語頗泄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為燕使胡狀於是上怒曰綰果反矣使樊噲將兵擊之

書法未有書某以某官將者書噲以相國何重其權也使以相國將而隨詔陳平斬之則帝之決也非苟然者矣平乃傳詣長安豈帝意哉綱目書噲以相國將次書詔斬噲平傳噲詣長安下書赦樊噲所以罪平而危漢也

立南武侯織為南海王○詔陳平斬樊噲以周勃代將

其軍平傳噲詣長安 質實 長安縣名注見惠帝五年

帝病甚人或言樊噲黨於呂氏即一日上晏駕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馳傳載勃代噲將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行計之曰噲帝之故人也功多又呂后弟嬃之夫有親且貴今帝特以忿怒故欲斬之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噲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令勃代將定燕反縣 集覽 晏駕應劭曰天子當晏起早作如方崩殞故稱晏駕韋昭曰凡初崩為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馳傳馳謂將命而疾行也注見五年乘傳反接載檻車漢書音義曰反接反縛兩手也

夏四月帝崩

上擊黥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醫入見曰疾可治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罷之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令代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遂崩于長樂宮呂后與審食其謀盡族諸將以故不發喪酈商謂食其曰誠如此天下危矣今陳平灌嬰守滎陽樊噲周勃定燕代聞此必連兵還鄉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蹻足待也乃發喪

集覽 提三尺三尺劍也禮冬官桃氏為劍上制上士服之注上制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扁鵲春秋時良醫也齊渤海郡鄭縣人姓秦名越人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故仍號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名盧醫少戇顏師古曰戇愚也陟降反遐邇讀曰旋鄕猶言內嚮也蹻足晉灼曰蹻音橋舉足

小高貌

書法　賀善贊曰漢唐皆以兵取天下者也綱目於高祖有四特筆唐初不得而與焉其未即位也加秦書伐加項籍書討其用夷兵也書致助其即位也書即皇帝位大綱正矣唐未即位書擊西河其用夷兵書劉文静以突厥兵至即位書稱皇帝豈可與漢同日語哉至於斬丁公祠孔子皆有大過人者漢祚之永宜哉

盧綰亡入匈奴○五月葬長陵　質實　一統志云長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三十五里漢高帝徙關東萬家於此置陵邑呂后陵在其東

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

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劵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

集覽長陵皇甫謐曰在渭水北去長安三十五里按地志云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次律令以初約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奸故命蕭何攈摭秦法作律九章次謂第其輕重也定章程如淳曰章歷數之章術也程法式也謂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瓚曰案茂陵中書丞相為工用程數其中言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是已定謂始訂定之也剖符作誓剖析符竹使世襲其爵而誓之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丹書鐵劵劵符契也以鐵鐫之朱書字也國之所以示信後唐明宗問趙鳳曰帝王賜人鐵劵何也對曰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爵祿耳金匱石室金匱猶金縢也以誓書藏之匱中而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又以石為室置匱其中藏於宗廟使與國同休

太子盈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赦樊噲復爵邑○令郡國立高廟

丁未孝惠皇帝元年冬十二月太后殺趙王如意

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召趙王如意三反相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聞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遣王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召昌至復召趙王來帝自迎入宫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早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厠中命曰人彘召帝視帝驚大哭因病歳餘不能起使人謂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遂日飲為淫樂不聽政司馬公曰為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若孝惠者可謂篤于小仁

而未知大詛也集覽永巷注見周赧王四十五年赭衣白虎通曰犯劓罪者以赭著其衣令舂使令特杵臨臼也婦人不預外徭但舂米四歲刑酖直禁反酒有鴆毒也鴆鳥大如鶚食蝮蛇以其羽歷飲食則殺人煇耳煇許云反以藥熏之令其聾

發明北鷄之晨惟家之索蓋自周赧八年綱目書秦芈氏治國事始有婦人與政之端至高祖以神武得天下呂氏亦得與事是以淮陰之死特書后殺以見履霜之漸況夫惠帝懦弱不能親攬大權固宜母后之借也如意之死蓋惠帝即位之初爾綱目特揭太后書之者所以見呂氏傾覆之禍已肇於此固不俟他日臨朝而後見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不謹其微哉

徙淮陽王友為趙王質實淮陽國名注見周赧王三十七年陳州 ○春正

月始城長安西北方

書法 城未有書始者此其書始何記事始也有匃亟之意焉此一城耳凡三書皆春初用農隙也西土晚寒農事未起於是乎用之帝可謂能使民矣

戊申 二年冬十月齊王肥來朝

齊悼惠王來朝飲太后前帝以王兄也置之上坐太后怒酌酖酒賜之帝欲取飲太后恐自起泛之齊王大恐出獻城陽郡為魯元公主湯沐邑乃得歸 質實 城陽郡注見高帝四年

春正月兩龍見蘭陵井中 質實 蘭陵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四年

書法 書龍見始此終綱目書龍見十有三是年文帝十五年宣帝甘露元年成帝永始元年平

帝元始二年桓帝建和元年永康元年後主建興十一年十五年景耀二年晉武帝太康五年穆帝永和元年後唐乙酉年丙見井中者四是年建興景耀太康成帝黃龍見眞定鴻嘉元年不書不與馬

○隴西地震

書法 終綱目書地震一百一十而兩漢居九十焉漢書地震始此

○夏旱

書法 書旱始此終綱目書大旱三十八書旱五十八詳五年

○秋七月相國酇侯蕭何卒以曹參為相國

相國何病上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
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
恨七月薨諡曰文終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
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參聞
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
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
此者乎參曰獄市所以并容也今擾之姦人何所容
乎始參微時與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
賢唯參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
吏木訥重厚長者召為丞相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
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有
言參輒飲以醇酒莫得開說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
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帝怪參不治事使
窋私問之參怒笞窋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
也至朝時帝讓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
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臣

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集覽】 後相後來相齊者獄市漢書音義曰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舉事舉凡也木訥木質樸如木然訥遲鈍也言文刻深持文法務於刻剝而深峻者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室張律反較若畫一索隱曰漢書較作講亦音校畫訓直又訓明言法明直若畫一也顏師古云講和也畫一整齊也

【正誤】 較若畫一今按訓和不通當音覺明也揚子法言孔子之道較且易司馬溫公曰音覺又孔光傳較然甚明皆當為明白易見之義

書法 綱目於兩漢諸臣卒且官爵姓者美稱也不書姓者恒稱也惟不書官者為貶之兩漢諸臣卒書官爵書姓者三十七蕭何曹參陳平霍去病衛青金日磾霍光張安世魏相丙吉卓茂祭遵馮異吳漢鄧禹楊賜皆官爵姓具者也張良尹翁歸趙充國辛慶忌寇恂朱祐馬援樊宏賈復耿弇竇融鄧訓王渙鄧弘梁商荀淑朱穆黃瓊胡廣陳寔荀爽或官或爵而具姓者也不書官者四王譚單超馬日磾荀攸

己酉 三年春城長安○與匈奴和親

匈奴冒頓方彊為書遺高后辭極褻嫚后怒議斬其使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歌吟未絕傷夷甫起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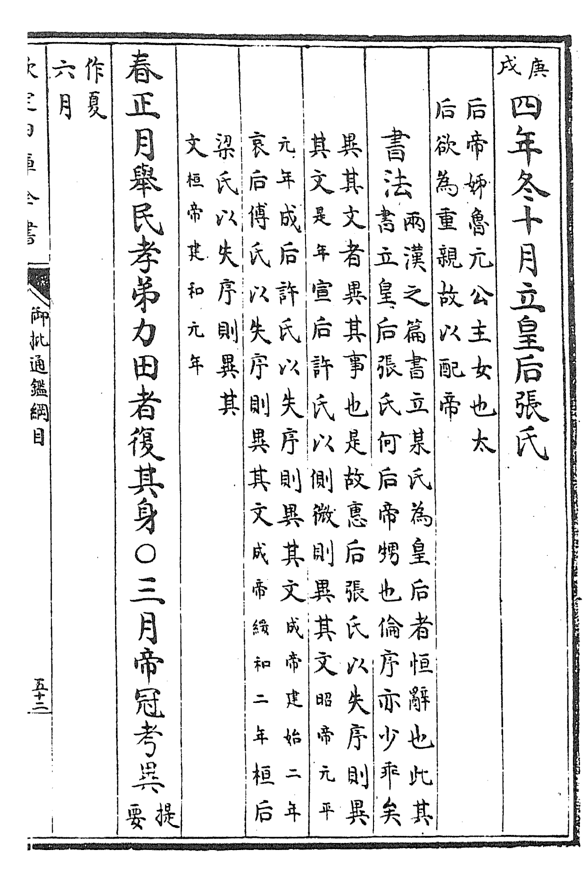
欲揺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横行是面謾也且冒頓詭詐不測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后曰善令報書慇謝遺以車馬冒頓復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 集覽 傷夷傷金創也夷亦傷也左傳命軍吏察夷傷面謾欺誑也謾音慢顔師古又音綿慇謝慇與遜同順也

書法 高帝遣使和親則書結高帝九年此其書與何怨辭也何怨乎惠帝非創馬耳終綱目書與和親六是年文帝後元二年甲戌年新莽梁乙卯年元魏陳巳亥年唐僖宗廣明元年書及和親一宋甲戌年元魏詳高帝九年與修好不與焉

夏五月立閩越君揺為東海王

都東甌 集覽 閩越君韋昭曰閩東越別名春秋七閩地戰國越人所居故稱閩越秦立閩中郡及

漢興師越人佐漢有功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治案治地名音野今建寧之建安福州之侯官二縣是其地惠帝舉高帝時越功又立摇為東海王都東甌東甌寰宇記永嘉為東甌鬱林為西甌案舊經閩越地即東甌也今福州溫州是一統志其地郡國志建安縣東有古東甌城質實云東甌漢之郡名治永嘉縣初為東甌王國後為會稽郡之回浦縣地東漢為章安縣地又分置永寧縣三國吳屬臨海郡晉置永嘉郡治永寧隋初廢郡改縣曰永嘉屬處州大業初屬永嘉郡唐置東嘉州後廢以縣屬括州上元初置溫州以其地恒燠少寒故名天寶初改永嘉郡乾元初復為溫州建靖安軍五代時吳越建靖海軍宋為應道軍建炎初仍為溫州咸淳初陞瑞安府元改為溫州路本朝改為溫州府隸浙江道



庚戌

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

后帝姊魯元公主女也太后欲爲重親故以配帝

書法兩漢之篇書立某氏爲皇后者恒辭也此其書立皇后張氏何后帝甥也倫序亦少乖矣異其文者異其事也是故惠后張氏以失序則異其文是年宣后許氏以側微則異其文昭帝元平元年成后許氏以失序則異其文成帝建始二年哀后傅氏以失序則異其文成帝綏和二年桓后梁氏以失序則異其文桓帝建和元年

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〇三月帝冠考異提要

作夏六月

書法於是帝生十五年矣立后五閱月矣書帝冠始此終綱目書帝冠十三是年昭帝元鳳四年和帝永元三年安帝永初三年順帝永建四年桓帝建和二年靈帝建寧四年獻帝興平元年晉成帝咸康元年穆帝升平元年孝武帝太元元年安帝隆安元年宋主昱甲寅年長者莫如漢昭帝年十七最少者莫如宋主昱年十二立后而後冠者四惠帝昭帝桓帝晉孝武帝冠皆正月重歳首也惟惠帝三月宋主昱十一月焉書太子冠二宋已卯年劭唐太宗貞觀五年承乾

○赦○省法令妨吏民者考異提要無吏字

書法書予之也

○除挾書律

書法上書省法令妨吏民者矣此其一也復揭而書之何予之也亦惜之也曷為惜之惜其晚也蓋不事詩書之害亦遠矣終綱目律令書除十是年呂后甲寅年除三族罪文帝元年除收孥二年除誹謗妖言十三年除肉刑成帝綏和二年除誹謗詆欺法齊丙子年魏除逋亡緣坐丁卯年魏除宮刑唐太宗貞觀四年除鞭背刑玄宗天寶六載除絞斬刑書罷一宋甲寅年書減二景帝中六年成帝河平元年書令勿坐二宣帝地節四年元康四年

○立原廟

帝以朝長樂宮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武庫南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於渭北衣冠月出遊

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司馬公曰過者人之所必不免也古之聖王患其不自知也故設誹謗木置諫鼓豈畏百姓之聞其過哉仲虺美成湯曰改過不吝傳說戒高宗曰無恥過作非是為人君者固不以無過為賢而以改過為美也今叔孫通乃教其君以文過遂非豈不謬哉胡氏曰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又作原廟則通之過也其曰人主無過舉作原廟非過舉乎使後世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則通說啟之矣

集覽 月出遊衣冠之道叔孫通傳高寢衣冠月出遊高廟應劭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遊衣冠三輔黃圖云高寢在高廟西高帝衣冠藏在焉每月一出之遊於高廟其道值所築複道故云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原廟裴駰曰原再也先既立廟今又再立故名原廟原廟之作始於惠帝要之祖宗禘祫既有太廟祧祭又有世室則原廟之作殆後世之褻禮非古之正禮也自是之後

皆以原廟便於用俗禮而美觀其去古人重宗廟之意遠矣見禮經考索謗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今宮外橋梁頭四柱木是案尸子云堯立誹謗之木韋昭曰慮政有闕失使言事者書之於木諫鼓成周之時建路鼓以通下情仲虺奚仲之後為殷湯左相虺許兒反傅說說築於傅氏之巖殷高宗舉以為相說音悅

書法 譏遂非也是舉也叔孫通成之

發明 春秋宮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如考仲子之宮丹楹刻桷桓僖宮災立武宮之類是已綱目書立原廟立者不宜立也既有太廟則原廟果何為哉直筆書之其失自見

宜陽雨血質實 宜陽縣名注見周安王十一年

書法大異也故通鑑未書綱目特書之書雨血始此綱目書雨血二是年晉惠帝永康元年齊君地千乘博昌雨血周赧王三十一年漢主聰延明殿雨血晉愍帝建興三年不書不與焉

辛文

五年冬雷桃李華棗實

書法冬雷異也而桃李華棗實異之異矣書雷始此書桃李華始此終綱目書雷十是年景帝六年後三年武帝元封三年昭帝元鳳五年成帝元延元年新莽己巳年庚午年靈帝建寧二年晉安帝義熙五年而冬雷者七是年景帝六年後三年武帝元封三年昭帝元鳳五年新莽己巳年庚午年書桃李華三是年呂氏甲寅年文帝六年桃李實一成帝建始四年桐華一新莽己巳年棗實一是年

○春正月城長安集覽長安三輔黃圖序云高帝始都長安實曰西京注長安本秦時鄉名漢儀注云高帝六年更名咸陽曰長安正義曰秦咸陽在渭北長安在渭南

質實

一統志云長安古地名秦因之名曰長安漢都關中始置為縣屬京兆尹王莽改常安東漢復舊隋遷都始徙縣治于此唐因之五代梁改大安縣後唐復曰長安縣宋元俱仍舊本朝因之屬西安府

○夏大旱江河水少谿谷水絕

書法

書大旱始此綱目書大旱三十八是年文帝九年後六年景帝後二年武帝元光六年元朔五年元封四年六年天漢元年三年征和元年昭帝元鳳五年宣帝本始三年成帝建始二年鴻嘉三年永始四年哀帝建平四年平帝元始二年明帝永平十八年章帝建初二年靈帝熹平六年

光和六年後主建興六年晉懷帝永嘉三年元帝建武元年成帝咸康元年穆帝升平二年泰三年簡文帝咸安二年安帝義熙十一年丙寅年宋齊丁卯年魏壬午年梁甲申年魏隋煬帝大業八年唐德宗貞元元年五代乙酉年唐癸丑年唐

秋八月相國平陽侯曹參卒質實平陽郡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謚曰懿

九月長安城成

書法城未有書成者此其書成何久也宮殿書成貴也宗廟書成慢也此其譏與佚道使民何譏焉帝之城也必用春初有愛民之心焉跨歷五年然後畢事書成所以見其勿亟也終綱目城書

始書成一而已

壬子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夏

留侯張良卒

謚曰文成

書法 神僊詭誕之說先儒論之詳矣有如張良欲從赤松子遊司馬氏亦既及之矣綱目前書張良謝病辟穀疑若真有導引長生之事至是書留侯張良卒則知子房托於神僊之意昭然可見而詭誕之說不攻自破凡此類比而觀之則得其旨

以周勃為太尉

癸丑 七年春正月朔日食

書法 日食三朝大變也書正月朔日食始此綱目書正月朔食二十八有應者二十餘可畏矣哉是年食八月大喪成帝元延元年正朔食哀帝元壽元年正朔食明年大喪光武建武二年正朔食安帝永初五年正朔食桓帝建和元年正朔食延熹九年再書明年大喪獻帝初平四年正朔食昭烈帝章武二年正朔食明年大喪後主景耀三年正朔食間一歲漢亡晉初丁酉年正朔食戊戌年正朔食武帝太康七年八年九年正朔連食間一歲大喪惠帝光熙元年正朔食是年大喪懷帝永嘉二年正朔食後三年遷平陽成帝咸康八年正朔食六月大喪穆帝永和八年正朔食安帝義熙十三年正朔食明年弑宋文帝乙亥年正朔食梁武帝戊午年丁卯年正朔食明年侯景反次年

梁主殂陳丁亥年正朔食至甲辰年乙巳年正朔
連食間一歲陳亡唐太宗貞觀六年正朔食宣宗
大中八年正朔食朱梁辛
未年正朔食間一歲遇弑

○夏五月日食既集覽日食既春秋桓三年日有食之
既注既盡也歷家之説謂日光以望時違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掩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其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掩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掩間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食為文闕於所不見公羊傳注既者何光明滅盡也穀梁傳注盡而復生謂之既釋曰其日食或盡或不盡者歷家之説以為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月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日不食也又月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書法日食必書晦朔此其不書何先後日也歷官失之㨿梁武帝普通元年先是日食三朝可

謂大變矣不數月又食旣焉未幾而以大喪書變不虛生信哉書日食旣始此終綱目書日食旣十有二無不有應者是年食旣越三月大喪晉穆帝升平四年食旣越九月大喪隋煬帝大業十二年食旣間一歲身弑國亡唐武氏癸卯年食旣間一歲武氏喪肅宗至德元年及上元二年再書食旣越九月大喪僖宗文德元年食旣是月大喪其餘漢昭帝元鳳元年安帝元初六年後主延熙六年梁武帝壬寅年皆書食旣自是皆有大變惟漢明帝永平八年日食旣則以求言改過而免耳終綱目日食不書晦朔者十八是年呂后庚申年正食景帝中四年武帝元光元年和帝永元二年安帝永初元年元初元年三年後主延熙十年晉甲午年正食再不書元帝建武元年穆帝永和七年正食梁武帝普通元年正食陳文帝丙戌年正食又庚子年五代丁酉年正食戊戌年正食

發明 漢自除秦苛法之後惠帝繼之一以清淨為治方且與天下休息相安於無事宜有美祥而災異數見何哉蓋自二年兩龍見井中地震夏旱越一年宜陽雨血冬雷桃李實至是則日食正旦矣天下大變孰甚於此未幾盛夏之月日食之既既盡也日者人君之表食之盡可乎惠帝即世呂氏擅權上天告戒之意切矣綱目書法之旨明矣

○秋八月帝崩

書法 賀善贊曰惠帝在位七年所書纔通十九事五書封立三卒大臣四書城長安書太后殺書和親書冠書赦各一如書齊王肥來朝書立原廟書舉民孝弟力田書省法令妨民者書除挾書律五事其天資仁厚亦可見矣然而災變八書何也意者太后居中所以感召然也

○太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

帝崩太后哭泣不下張良孫辟彊謂陳平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居南北軍諸呂皆居中用事如此太后心安君等脫禍矣從之諸呂權由此起

集覽 呂台索隱曰鄭氏鄒氏並云台音怡蘇林音胎

書法 拜官書以恒也此其書使何以公辭也使私辭也此大臣請耳曷為以太后使書請雖大臣而使之畏而請者太后也此條通鑑因誅諸呂及之綱目揭書於此而特稱太后使其旨微矣

發明 漢置南北軍於京師所繫甚重迺以二呂庸入將之則軍國大權已入呂氏掌握劉氏烏得不危哉綱目書太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謂之后使則見其出於私意而非公選又以病當時

之將相大臣也

九月葬安陵太子即位太后臨朝稱制􀀀賔一統志云安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三十五里近於長陵

初太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為太子至是即位

書法 漢世太子即位未有不書名者此其不名何他人子也他人子也而書太子即位予之歟不書立某為太子則非予之也不予之則曷為稱太子未嘗書立為太子也俄而有太子者即位而不知其名所以著其非正統也而太后之專大臣之徇不眹而自見矣終兩漢之世太子即位不書名一而已○自秦芊氏治國事而臨朝之端見矣漢呂氏始書臨朝終綱目書臨朝書御殿書稱制

詔凡二十二至稱皇帝極矣呂氏平帝王太后和帝竇太后殤帝鄧太后再書北鄉侯閻太后沖帝梁太后再書靈帝竇太后獻帝何太后晉成帝庾太后穆帝褚太后三書魏馮太后再書齊宣德太后魏胡太后再書唐武氏再書五代漢太后

發明 天下不可一日無主今惠帝以八月書崩而太子乃以九月始書即位至於曠月無君考之前史蓋自戊寅至辛丑凡二十有四日始葬安陵既葬之後太子始即位則是呂后擅朝之禍可勝言哉況太子實非劉氏乃使之稱尊其為呂人滅劉大矣綱目書此文無貶詞若真太子然者非予之也所以見將相大臣不能為有無拱手聽其所為是以交譏之耳然則劉氏之不滅豈非幸歟

甲寅 高皇后呂氏元年

考異 按歲年例曰篡賊朱注國名號此高皇后呂氏五字當易以白字

書法 於是有所謂少帝矣曷為仍舊史以高皇后之年紀之少帝他人子而呂氏則漢太后也然則他人子也書太子書少帝無改焉何也所以罪漢廷之大臣也書太子書少帝則曷為罪之以為漢廷大臣不能為有亡而聽其所立也故以呂氏紀元而實錄之不以他人子亂正統也然則曷為不於歲下大書婦人稱制天下之大變綱目所深懼也故特變例書之

發明 綱目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注此固書法之正例也今呂氏臨朝天下蓋合于一殆與東漢馬鄧無異初非戰國南北五代之比胡為亦以分注書之嘗觀程子傳易於坤之六五有曰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夫呂氏制朝雖取他人子立之實非劉氏故綱目於此分注其年以著其實非正統且以示天下非常

之變故特變例書之為後世鑒爾凡此類皆綱目之大節書法之要旨君子之所當深察者也

冬十一月太后以王陵為帝太傅陳平為右丞相審食其為左丞相任敖為御史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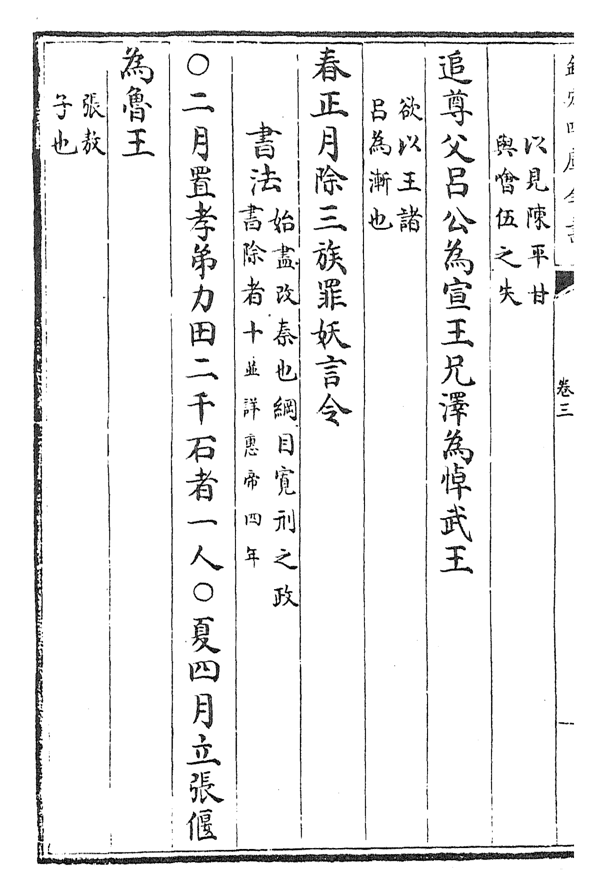
考異　按統系例曰簒賊謂簒位干統而不及傅世者注曰如漢之呂后王莽又曰簒賊事亦連書但每歲首及有異事即加其名據王莽書名而是年歲首分注高皇后呂氏則此當書太后呂氏後凡歲首及有異事事各冠以呂氏而削太后二字

太后議欲立諸呂為王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陳平周勃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及退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在邪今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乎平勃曰面折廷諍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於是太后以陵為帝

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平為右丞相審食其為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而決事太后怨趙堯乃抵堯罪任敖嘗為沛獄吏有德於太后故以為御史大夫胡氏曰自已然論之王陵之不如平勃固也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則如此言何哉是亦僥倖而已矣向使太后有議而將相大臣皆以為不可太后亦安能獨行其意乎平勃許之猶且數月再遣張釋風諭大臣而後乃王諸呂則知向者平勃阿意之罪大矣故程子論之曰漢祖之與群臣以力相勝而臣之耳其臣之者非心悅誠服而願為之臣也是以當此之時無一人肯死節者其後成功亦幸而已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至哉言乎

集覽 唼血盟句絕注見周赧王五十七年歃血

發明 審食其何人乃居左揆陳平與之同列而不恥並書于册不特見呂氏私意用人之罪亦



以見陳平甘
與會伍之失

追尊父呂公為宣王兄澤為悼武王

欲以王諸
呂為漸也

春正月除三族罪妖言令

書法　始盡改秦也綱目寛刑之政
書除者十並詳惠帝四年

○二月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夏四月立張偃

為魯王

張敖
子也

封山朝武為列侯立彊為淮陽王不疑為恒山王𧘂覽

山朝武三侯名皆他人子皆太后所名孝惠子也

書法凡封立異姓書姓同姓書子若弟恒也此其曰山朝武何疑也其疑奈何以族則非真孝惠子也以姓則不知其何姓也然則名之而已矣異其文者異其事也

立呂台為呂王考異按凡例親戚貴重者書其屬據此當書立兄子台為呂王

太后使大謁者張釋風大臣大臣乃請割齊之濟南郡為呂國立台為王

秋桃李華

乙卯二年冬十一月呂王台卒○春正月地震武都山崩質實武都郡名注見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夏五月太后封齊王弟章為朱虛侯令入宿衛考異太后當作呂氏後凡書太后並同提要弟作子據漢書當從提要集覽朱虛縣名屬琅邪括地志云故城在青州臨朐東六十里質實一統志云朱虛漢之縣名屬琅邪郡東漢屬北海國隋省入部城縣故城在青州府臨朐縣境

書法宿衛不書此何以書特筆也朱虛所以成功以典宿衛耳齊制其外章處其內以誅諸呂不難也是故封國未有書某弟者此書齊王弟通鑑書齊悼惠王子前呂王不書太后立此書太后封綱目書曰太后封齊王弟章令入宿衛天奪之魄矣於是封楚元王子郢客為上邳侯不書畧之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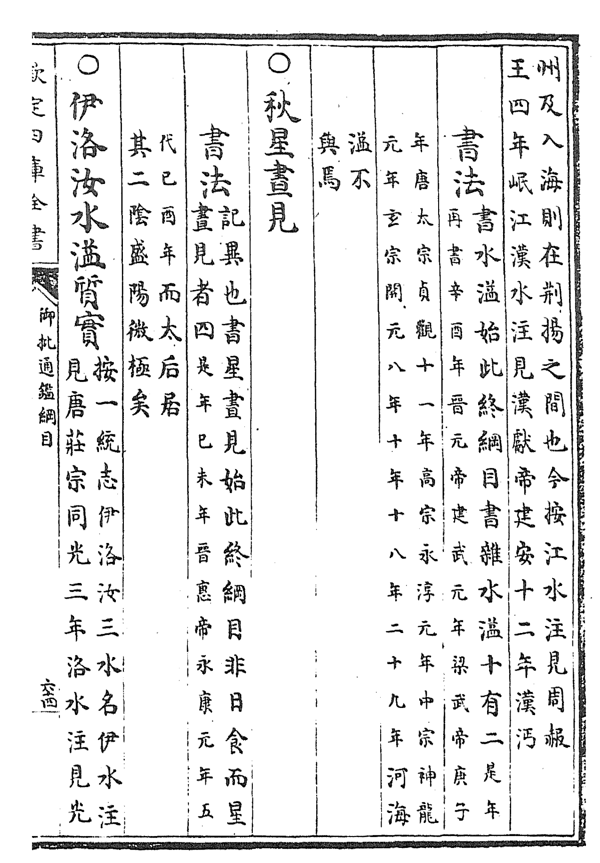
○六月晦日食○秋七月恒山王不疑卒考異提要無秋七月三字質實恒山郡名注見靈帝中平二年○行八銖錢

書法書錢幣始此自是終西漢之世錢貨凡七變是年行八銖己未年行五分文帝五年造四銖武帝建元元年行三銖五年行半兩元狩四年行三銖五年鑄五銖莽四變居攝二年更造己巳年禁金刀庚午年更作甲戌年改錢法東漢五銖不變曹魏三變皆五銖昭烈帝章武元年後十月罷後主建興五年復行吳再變後主建興十四年鑄大錢延熙元年鑄當十大錢晉不書宋七變庚午年鑄四銖丁亥年鑄大錢戊子年罷甲午年鑄孝建四銖乙巳年鑄二銖十一月罷丙午年專用

古錢齊議鑄不果梁再變癸卯年鑄鐵錢丁丑年鑄四柱錢陳再變壬午年鑄五銖己亥年用大貨六銖元魏三變齊乙亥年行太和五銖梁丁酉年新舊通行梁己酉年鑄永安五銖周三變辛巳年更鑄甲午年鑄五行大布錢己亥年鑄永通萬國錢隋五銖不變唐七變辛巳年唐行開元通寶高宗乾封元年行乾封泉寶二年罷肅宗乾元元年鑄大錢二年更鑄上元元年救小錢一當三十寶應元年皆當一五代楚乙酉年晉戊戌年己亥年周乙卯年唐己未年皆有鑄自漢以來其間不變者皆五銖也然則五銖誠古今之中制矣

○太后立山為恒山王更名義

丙辰三年夏江漢水溢 集覽 江漢二水名詳見禹貢導水 質實 朱子曰江漢發源梁



州及入海則在荊揚之間也今按江水汪見周赧王四年岷江漢水汪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漢沔

書法 書水溢始此終綱目書雜水溢十有二是年再書辛酉年晉元帝建武元年梁武帝庚子年唐太宗貞觀十一年高宗永淳元年中宗神龍元年玄宗開元八年十年十八年二十九年河海溢不與焉

○秋星晝見

書法 記異也書星晝見始此終綱目非日食而星晝見者四是年已未年晉惠帝永康元年五代已酉年而太后居其二陰盛陽微極矣

○伊洛汝水溢質實 按一統志伊洛汝三水名伊水汪見唐莊宗同光三年洛水汪見光

武建武三年汝水注
見晉帝奕太和四年

丁巳四年夏四月太后封女弟顗為臨光侯

書法 婦人封侯終綱目千三百六十二年一而已書深識之綱目婦人以官封書者十一呂顗宣帝外祖母博平君恭母功顯君安帝太后母新野君乳母王聖野王君順帝乳母宋娥山陽君梁冀妻孫壽襄城君魏元乂妻胡氏女侍中陳一僕母洗氏石龍太夫人隋封洗氏譙國夫人唐楊妃姉國夫人自洗氏外皆識也蕭何妻稱酇侯不書不與焉

發明 分茅胙土君國子民其可以婦人為之乎呂顗之封綱目特揭女弟書之所以著其不當封而封為婦人亂政之鑒也

○廢少帝幽殺之五月立恒山王義為帝更名弘以朝為恒山王考證

帝當作主○謹按凡例曰凡正統之君曰帝僭稱帝者曰主孝惠既崩呂后臨朝稱制故歳首分注高皇后之年是為無統也當是時呂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為太子立四年幽殺之以無統之時立他人之子是篡賊也凡例又曰篡賊謂篡位干統如呂后之類朱子嘗曰呂氏所自立本非孝惠子當比僭稱帝者書曰少主云

少帝寖長自知非皇后子乃出言曰后殺吾母我壯即為變太后幽之永巷中謂群臣曰帝病久迷惑昏亂不能治天下其代之群臣頓首奉詔遂廢殺之立義為帝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

書法

魏馮胡太后弒君則書弒此其書殺何不成之為君也曷為不成之為君非正統也義書

立為帝何太后立之也亦非正統故其帝也書立為帝其誅也書呂后所名孝惠子終綱目書立為帝為皇帝凡五齊君地弘劉玄盧芳石敬塘書立為天子一劉信皆不成之為帝也惟石敬塘以事成得書主

以曹窋為御史大夫

戊午五年春南越王佗反

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南越王曰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為功也遂自稱南越武帝攻長沙敗數縣而去

秋八月淮陽王彊卒太后立武為淮陽王

發明呂氏擅權用私意而行封爵然呂台方立閱一載而書卒至於彊不疑之受封雖彊以孝惠子名之亦且相繼告殞天意昭然若此而呂氏曾不之悟詳書於冊不特見呂氏亂朝之迹亦以見天道不遠之意云

○初令戍卒歲更

己未六年冬十月太后廢呂王嘉立台弟產為呂王○春星晝見○匈奴冦狄道集覽狄道縣名屬隴西百官表縣有蠻夷曰道其地有番人故名質實一統志云狄道漢之縣名為隴西郡治晉屬狄道郡後魏至隋縣不改唐析置臨川縣屬蘭州又別置安樂縣後廢宋熙寧中始置狄道縣金元俱仍舊本朝因之屬臨洮府○行五分錢

庚申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冠狄道○春正月太后幽殺趙王友

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女怒去讒之太后曰王言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召至邸餓死以民禮葬之民冢次是為幽王 集覽邸倉頡篇邸舍也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曰邸邸至也言所歸至也近世為逆旅之稱

日食晝晦

太后見日食惡之曰此為我也

書法 日食晝晦大異也於是太后見而惡之曰此為我也越明年而以大喪書終綱目書日食

三百六十十七晝晦者三周安王二十年赧王十四年是年舍是無書者矣

二月太后徙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産為梁王○秋七月

立太后為濟川王

太后所名孝惠子也

封營陵侯澤為琅邪王

將軍劉澤高祖從祖昆弟其妻呂須女也田生為之說大謁者張卿曰諸呂之王也大臣未服今營陵侯澤諸劉最長王之諸呂王益固矣張卿言之乃割齊之琅邪郡封澤為王

質實營陵縣名注見周赧王三十一年臨淄

趙王恢自殺太后立呂禄為趙王考異

據凡例當書呂氏立兄子禄為趙王

趙王恢以呂產女為后王有愛姬后酖殺之王悲憤自殺太后以為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使使告代王恒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后乃立兄子禄為趙王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許之酒酣章為耕田歌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斬之還報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是諸呂憚之楊氏曰余觀劉章言耕田事及誅亡酒者未嘗不為之寒心也使其由是以才見忌而不得宿衛禁中則後雖欲有為尚可得乎然則其獲免而成功亦

幸而已○陳平嘗燕居深念陸賈往直入坐而平不見陸生曰何念之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生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平曰然柰何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因為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集覽穊種穊音冀密也豫附豫素也

九月燕王建卒太后殺其子國除○遣將軍周竈將兵擊南越

辛酉 八年

冬十月太后立呂通為燕王考異據凡例當書呂氏立從孫通為燕王

夏江漢水溢○秋七月太后崩遺詔産為相國祿女為帝后審食其為帝太傅考異 按崩葬例曰皇太后皇后皆曰某后某氏崩此太后下漏呂氏二字

初太后被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來撠掖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遂病掖傷病甚乃令祿為上將軍居北軍産居南軍戒曰我崩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為人所制至是崩集覽被還被禊而返也後書禮儀志三月上巳官民皆潔於東流水上曰洗濯被除去宿垢疢為大絜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絜之矣注謂之禊也禊絜也韓詩章句曰鄭俗以上巳溱洧兩水之上秉蘭被除沈約宋書魏以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巳也被音弗禊音係又上巳注見順帝永和六年撠掖撠音戟揭持也掖肘脅之間

書法 綱目入漢世始書后喪惟惠后張氏不書以假子亂正統也猶未書姓也至上官氏始書姓猶未書葬也惟宣帝葬許皇后哀帝葬傅太后以非禮書至東漢始書葬於是既葬以審食其為帝太傅直書遺詔太后志也

齊王襄發兵討諸呂相國產使大將軍灌嬰擊之嬰留屯滎陽與齊連和九月太尉勃丞相平朱虛侯章誅產祿及諸呂齊王灌嬰兵皆罷質實一統志云灌嬰睢陽人

諸呂欲為亂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為婦知其陰謀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西已為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為帝於是齊王發兵擊濟南遣諸侯王書陳諸呂罪產等遣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欲

危劉氏今我破齊是益其資也乃諭齊王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乃還兵西界待約時太尉勃不得主兵酈商老病其子寄與祿善平勃使人劫商令寄紿說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諸侯亦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不急之國乃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諸呂老人或以為不便猶豫未決九月平陽侯窋見產會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告產且趣產急入宮窋聞其語馳告平勃勃欲入北軍不得乃令襄平侯紀通持節矯內勃北軍復令寄語祿解印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然尚有南軍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窋告衛尉毋入產殿門產欲入宮為亂至殿門弗得入徘

徊往來勃尚恐不勝未敢公言誅之乃謂章曰急入宮衛帝予卒千餘人入宮門擊產殺之帝遣謁者持節勞章章欲奪其節不得則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報勃勃起拜賀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而廢魯王張偃遣章告齊王罷兵灌嬰兵亦罷歸

程國曰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刼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

楊氏曰諸呂擅兵謀危劉氏忠臣所共切齒寄乃與之友善而商亦莫之禁也雖摧呂祿乃以刼而後從功亦不足以贖其罪矣賣友與否非所論也

胡氏曰太尉左袒之令非也有如軍士不應或皆右袒或參半焉則如之何故程子謂是時直當驅之以義而已不當問其從不從也况將之於軍如臂之於指其為劉氏與不為劉氏非惟不當問亦不必問也

集覽從與載就謁者同車共載

書法書使何未有君命未有君命而受其使非識歟上書齊王襄發兵討諸吕繼書嬰留屯與齊連和則受其使者所以為討亂計也嬰於是可謂能權矣故下書齊王灌嬰兵皆罷列嬰於齊子嬰也

諸大臣迎立代王恒後九月至即位誅吕后所名孝惠子弘等故

諸大臣謀曰少帝及諸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詐名他人子而立之以彊吕氏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或言齊王高帝長孫可立大臣皆曰吕氏幾危宗廟今齊王舅駟鈞虎而冠即立齊王復為吕氏矣代王高帝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乃召代王代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習兵多詐願稱疾毋往

以觀其變中尉宗昌曰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三王擅權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故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於是王遣太后弟昭往見勃勃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昭還報王乃命昌參乘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渭橋群臣拜謁稱臣王下車答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勃乃跪上天子璽符王謝曰至邸而議之後九月晦至邸丞相平等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大王高帝長子宜為嗣願大王即天子位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位章弟東牟侯興居請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載少帝出奉

法駕迎帝即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有司分部誅少帝及諸王於邸帝還坐前殿夜下詔書赦天下

集覽 犬牙相制言封子弟其境土交接若犬牙不正相當而相銜入也磐石之宗索隱曰此語見太公六韜又荀子富國篇曰國安于磐石注磐固也國之安彊如磐跱之大石不可拔渭橋索隱曰三輔舊事云咸陽宮在渭北興樂宮在渭南秦昭王欲通二宮之間造横長橋跨渭水上長三百八十步又中渭橋注見文帝三年顧請間史記漢文本紀索隱注閒音閑言欲向空閒處語顏師古曰間容也猶言中間請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即公論也愚讀記曲禮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顧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鄭氏注復白也言欲須少空閒有所白也與索隱解同除宮文帝本紀作清宮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令先按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滕公夏侯嬰法

駕胡廣漢制度曰天子出法駕公不在鹵簿黄門令效駕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奉車郎御侍中參乘前驅有九斿雲罕鳳凰闟戟皮軒鸞旗後有金鉦黄鉞黄門鼓車屬車三十六乘

質實

一統志云渭橋有三中渭橋在西安府西北二十五里本名横橋架渭水上秦始皇作離宮於渭南北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横橋南渡以法牽牛東渭橋在西安府東北五十里漢高祖造以通櫟陽之道西渭橋在西安府城西北二十里故長安城西漢武帝造跨渭水以通茂陵以其對便門故亦名便橋唐時名咸陽橋東牟漢之縣名屬東萊郡晉宋因之北齊移治於黄縣東北七十五里屬長廣郡隋改郡為牟州唐初州縣俱廢後析文登縣置牟平縣又於縣置登州神龍中徙州治蓬萊縣金時劉豫於牟平縣置寧海軍金改軍為州元直隸省部國朝初以牟平縣省入改屬登州府

書法　書呂后何據前皆稱太后后無母道也后則呂為無母道以婦人制天下以假子亂正統其為無母道也大矣故綱目於此直書曰所名孝惠子而后不書太所以絶之於文帝也兩漢之世書迎立者十代王恒昌邑王賀魯孫病已中山王其子清河王祜北鄉侯懿濟陰王保渤海孝王子纘蠡吾侯志解瀆亭侯宏

發明　自惠帝早世太子繼立雖曰呂氏取他人子養而名之然當時用事大臣畧不能為有無甚至大封諸子更立少帝一切拱手聽其自為綱目書之曾無貶詞亦若真孝惠子然者所以著漢朝將相之罪爾至是始書其實其曰誅呂后所名孝惠子弘等則非孝惠之子審矣學者合而觀之原始要終足見綱目責漢朝之意矣

壬戌 太宗孝文皇帝元年冬十月徙琅邪王澤為燕王封趙幽王子遂為趙王○以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右丞相灌嬰為太尉論功益戶有差

陳平謝病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從之勃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郎中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丞相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氏時劉氏不絕如帶時丞相本兵柄不能正呂后崩大臣共誅諸呂丞相適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主色而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集覽 袁盎史記袁盎漢書袁作爰主在與在主亡與亡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

在時之事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淳南王若
虛諸史辨惑曰言以身狥與之同存亡耳如訖何其
曲耶

書法　前書太尉勃丞相平朱虛侯章誅產祿及諸
呂則三人之功一也於是論功列叙平勃灌
嬰而不及章則帝之私也
合而觀之貶意自見矣

發明　諸呂之誅綱目首書齊王襄發兵致討繼書
平勃朱虛誅產祿及諸呂令也論功行賞止
及平勃灌嬰而不及二人此意特以劉章嘗欲立
齊王故不錄其功而當時大臣亦無有能明之者
夫以平勃阿意曲從稔成呂氏之禍功固未可以
贖罪其視二人有功無過者大有逕庭綱目於此
大無予奪若不甚白然而即前所書觀之則知二
人之為有功即後所書觀之則知二人之不及賞

其是其否固自曉然於書法之閒此功賞之斷案也

十二月除收孥相坐律令

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孥朕甚不取其除收孥諸相坐律令

集覽 已論句絕漢書音義曰論平聲議法也同產同所生收孥注見周顯王十年

春正月立子啓為皇太子

有司請蚤建太子上曰朕既不德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

理多矣明於治國家之體吳王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而陪朕豈不豫哉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平天下為太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絶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啟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

集覽 其安之其發聲之辭安之徐緩貌言不宜汲汲也陪朕陪輔也邢昺正義曰朕我也古人質君臣並稱朕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始定為天子之稱

三月立竇氏為皇后

后太子母也故立之后弟廣國與兄長君厚賜田宅家於長安周勃灌嬰等曰吾屬不死命且縣此兩人

兩人所出徵不可不為擇師傅賓客又復致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兩人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詔定振窮養老之令

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群生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或阽於危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哉具為令有司請八十已上月賜米肉酒九十已上加帛絮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已上不用此令集覽阽於危亡服虔曰阽音反坫之坫孟康曰音屋檐之檐如淳曰阽近邊欲墮意案檐字今俗作簷今歲首句絕春者歲之首不時使

漢文帝即位之初善政纍纍簡有地震山崩之異殆所謂天心

人言不即於此歲首時遣使者存問年長老人丞若尉致百官表丞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致送詣也言若丞若尉皆可送致所賜物循行行之有序曰循行行去聲續漢志郡國以春月行所主縣

楚王交卒

諡曰元

書法　綱目不皆卒諸侯楚王卒卒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交觀其禮遇穆生斯賢矣賢之斯卒之矣

夏四月齊楚地震山崩大水潰出

書法　書大水始此終綱目書地震一百一書山崩二十六書大水六十三是年景帝中五年武

帝元狩三年元鼎二年元封元年元帝永元五年成帝元朔二年光武建武八年三十年三十一年明帝永平三年八年和帝永元元年十年十四年殤帝延平元年再書安帝永初元年二年四年永寧元年延光三年桓帝建和二年三年永壽元年延熹二年永康元年靈帝建寧元年熹平元年四年中平五年六年後主建興元年十五年戊午年己丑年丁酉年戊戌年晉武帝太康四年惠帝元康五年八年宋乙亥年梁癸巳年陳甲申年隋煬帝大業七年唐太宗貞觀八年高宗永徽五年再書咸亨四年中宗嗣聖元年再書二十年神龍元年玄宗開元十四年德宗貞元八年憲宗元和八年十一年十二年宣宗十二年懿宗十四年五代壬子年再書癸丑年

書水出三是年新莽乙亥年

唐僖宗乾符三年地震而山崩者六是年宣帝本始四年元帝建昭四年成帝河平三年順帝永和

三年桓帝建和三年地震而水出者二是年唐僖宗乾符三年

○令四方毋來獻

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復來獻

集覽

鸞旗顏師古曰編以羽毛列繫幢旁載於車上謂之鸞旗車駕出則陳於道而先行鸞通作鑾說文人君乘車駟馬鑣八鑾鈴象鸞鳥聲馬動則鸞鳴以應行節崔豹古今注五路衡上金雀者朱鳥也口銜鈴謂之鑾郭璞曰鈴在軛曰鑾在軾曰和屬車輿服志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屬車皁蓋赤裏朱轓戈矛弩箙尚書御史所載最後一車縣豹尾屬相連屬也

書法　書美之也書郤貢獻始此終綱目書禁罷貢獻十四是年光武建武十三年和帝永元十五年戊戌年晉甲戌年齊癸未年梁唐高宗永徽二年代宗大歷十四年再書德宗貞元二十一年憲宗元和二年四年文宗太和三年辛亥年周莫善於罷之之詔唐高宗永徽二年獻而郤者四順帝永建四年晉孝武帝太元三年隋文帝開皇十五年唐穆宗長慶四年莫勇於焚之之舉唐玄宗開元二年祿山獻馬諭止之不與焉

發明　文帝繼統之初正四方觀聽惟新之日綱目前書除收孥相坐律令則見其急於解嬈之意次書定振窮養老之令則見其切於養民之意至是繼書令四方毋來獻則又見其清靜玄默之意未及一年帝之善政蓋已班班可紀漢治之興固其宜也比而觀之美自見矣

封宋昌為壯武侯

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裔遠近歡洽乃修代來功封宋昌為壯武侯胡氏曰文帝修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又所侯者纔宋昌一人此可以為後世法矣後世有自藩王入繼大統者汲汲施惠於其故邸之屬每加隆焉曾不知其示不廣於天下也

集覽　修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去年秋九月自代國來即位其自代來之功臣至今年夏四月方始封爵之是歷三時矣

秋八月右丞相勃免

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

內史上曰然則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要荒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乃稱善勃大慙出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強對邪於是勃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久處尊位禍及身矣勃亦自危乃謝病免平專為丞相

集覽　駑下駑駘凡下之馬以自喻不肖

書法　漢世丞相免非書爵不書姓

遣太中大夫陸賈使南越南越王佗稱臣奉貢

初隆慮侯竈擊南越會暑濕大疫不能踰嶺趙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

里乘黄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帝乃為佗親冢在真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厚賜之復使陸賈使南越賜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吕為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不止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嶺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越佗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

奉貢職下令國中曰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今去帝制黄屋左纛因為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越王孝惠皇帝義不忍絶所賜老夫者甚厚高后用事别異蠻夷出令曰毋與蠻夷越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老夫處僻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内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越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發兵以伐其邊老夫處越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

集覽[illegible]

侯竈周竈封隆慮河内邑音林閭正義曰漢避殤帝諱因改曰林慮注見靈帝建寧二年謹案隃通作踰越也嶺謂陽山嶺在桂陽郡閩越注見惠帝三年西甌駱役顔師古曰西甌即駱役駱役亦曰駱越寰宇記永嘉為東甌鬱林為西甌與地志交趾周為駱越春曰西甌則西甌駱役又在番吾之西索隱曰今珠崖儋耳謂之甌人是為甌越姚察案廣州記交趾有駱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為駱侯諸侯自名駱將後蜀王子將兵討駱侯自稱安陽王治封溪縣後南越王尉佗攻破之令二使典主交趾九真二郡即甌駱也黄屋左纛漢高本紀注蔡邕曰天子車翠羽蓋以黄繒為裏是為黄屋纛以犛牛尾為之如斗或在衡上或在左騑馮軏上李斐曰纛羽葆幢也在乘輿車衡上左方注之故曰左纛纛又音道謹案顔師古曰服謂荒服之外嶺謂五嶺之南亡一乘之使亡讀曰無乘使並去聲謂不遣一介使車來分棄荒悉

彼此共棄故云分奉貢職奉共也國語曰職貢業事之不共又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無忘職業大長猶言酋長也昧死秦法以為人臣上事當言昧死死罪而言後世遂遵之馬牛羊即予予壯毋予牝即就也予賜也毋禁止之辭言就令予我馬牛羊亦止令予壯而不令予牝馬牛羊齒已長猶今謂言犬馬之齒也齒高曰長長展兩反訴論句絕論盧昆反議法也靡曼之色列子周穆王篇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注娥媌妖好者靡曼柔弱者林希逸云靡曼窈窕也楚辭招䰟篇靡顏膩理遺視聯大招篇嫮目宜笑娥眉曼注靡緻也曼長而輕細也子虛賦靡曼美色於後索隱曰靡細曼澤也

正誤

西甌駱役屬焉今按漢書南粤王趙佗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顏師古注西甌即駱越不云即駱役西甌駱乃越之一種言其役屬於南越也漢書多有役屬字西域傳西域故皆

役屬匈奴顔師古注服屬於匈奴為其所役使也又西南夷傳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馬牛羊齒已長令按顔師古云謂老也蓋謂馬牛羊已老非指人也此承上文馬牛羊毋與牝而言馬牛羊皆已老不可供祭祀蓋祭祀之牲貴少壯肥腯故下文云祭祀不修也諱言盡絶故但云已長春秋傳新序皆云馬之齒長矣亦謂馬爾

書法　凡使稱名嘉不辱也終綱目使稱名三十二詳漢初丙申年

發明　當呂氏專柄之五年書南越王佗反越二年遣周竈將兵擊之至是凡五年矣帝不興兵誅討而乃遣使告諭然佗之臣服有甚於誅討之威者以德化人之效於是可覩今即賜佗之詔讀之其卑遜謙抑之語溫然可掬畧無一毫矜夸之意眞足使人心悦誠服佗雖欲崛强得乎稱臣奉

貢書以美之

夫豈過哉

召河南守吳公為廷尉以賈誼為太中大夫

上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召以為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帝召以為博士時年二十餘一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帝謙讓未遑也

集覽吳公吳姓史失其名故稱公

治平言其政治均平

書法自秦置守漢初因之至是四十八年始書吳公之政終帝之世三書而已自是以後不可勝書吳書廷尉始此終西漢書廷尉七吳公張釋之張歐張湯杜周黄霸于定國而帝之世二人焉

吳公張釋之

皆吉人也

癸亥二年冬十月丞相曲逆侯陳平卒

諡曰獻

詔列侯之國

上曰古者諸侯各守其地民不勞苦今列侯居長安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其各之國

十一月以周勃為丞相○是月晦日食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詔曰人主不德天示之災以戒不治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啟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

繇費以便民罷衛將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賴陰侯騎賈山上書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而況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身死纔數月爾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乃且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隳於事也陛下即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

說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而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兎伐狐以傷大業絶天下之望臣竊悼之古者大臣不得與宴游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上嘉納其言○上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中郎將袁盎騎並車擥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王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愼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盎引郤愼夫人坐夫人怒上亦怒

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說語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集覽罷衛將軍本作罷衛將軍軍七制解衛尉南軍也太僕見馬道財足索隱曰道留也財與纔同太僕掌輿馬言太僕見在之馬今當減留財足充事而已傳置索隱曰置驛也續漢書云驛馬三十里一置故樂彥云傳置一也言乘傳者以傳次受名乘置者以馬取匹傳丁戀反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傳置四馬中足為馳置下足為乘置一馬二馬為軺置急乘一馬曰乘一乘傳又乘傳注見高帝五年潁陰侯騎賈山騎潁陰侯之騎郎也姓賈名山潁川人地理志潁川潁陰縣故城在陳州南頓縣西北十三里道諛諭台苟容道諂引也諛諂佞也諭與偷同亦苟且之義也謂諂諛而苟且求合取容無忠固意此是自道之使然精白以承休德類師古曰厲精而為潔白以奉承此休美之德

稱大禮稱昌孕反副稱也戟事軌謂法度也霸陵上句絕地理志霸陵故芷陽也在雍州萬年東北二十五里秦穆公更名霸城漢文置墓陵於此因名其邑曰霸陵其城東南去陵十里並車擘轡並蒲浪反依也袁盎乘騎依並帝車擘持其轡不容馳下六飛續漢書天子五路駕六龍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故曰六飛史記本傳作六騑布席布鋪也郎署長布坐席引郤盎牽引其席郤退人[illegible]戚夫人事在惠帝元年

賈實 一統志云頻陰漢之縣名屬頻川郡後漢省之故址在開封府陳州西北三十里霸陵城名在西安府城東三十五里本秦穆公所築漢文帝葬其地因置霸陵縣

書法 書謹天戒也綱目書日食三百六十七繼書舉賢良方正或直言極諫者四是年成帝建始三年章帝建初五年桓帝延熹八年詔極言者一明帝永平八年書舉至孝一桓帝延熹九年詔

陳過失一成帝河平元年詔上封事一光武建武七年罷元會一唐宣宗大中八年舍是無書焉然則世主以天戒為玩者多矣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始此綱目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三是年武帝建元元年唐憲宗元和三年舉而書策一文帝十五年書舉賢良方正三宣帝本始四年桓帝延熹八年晉成帝咸和六年趙書舉賢良文學一武帝元光元年書舉賢良二昭帝始元元年五代丁巳年周世宗書舉直言極諫三元帝初元二年成帝建始三年章帝建初五年

發明人君之德雖不一然敬天聽言乃其要者自秦禁耦語天下以言為諱故雖災異譴告亦莫之省是以淪於滅亡而不寤至漢氏之興雖寬大如高祖慈柔如孝惠然去秦未遠遺風猶在今孝文乃能因日食之變詔舉賢良方正一舉而敬天聽言求賢之意皆在其中天下之人自是改視

易聽一洗舊染後世踵為故事自我作古不亦善
乎言曰直言諫曰極諫書之於册足為千古之美

春正月親耕籍田

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
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
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者甚衆淫
侈之俗日日以長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
財產何得不蹶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
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
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遠方之能
僭擬者並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
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
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
不至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
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

矣上感誼言詔曰夫農者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集覽親耕籍田籍與藉藉通史記注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為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韋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粢盛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説籍蹈籍也言親自蹈履于田而耕之記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此親耕禮也推音出隹吐回二反謂進也必屈屈弱也下大屈同靡之靡讀與靡同散也不壓壓與蹶同音厥傾竭也毆民毆讀與驅同逐也著於本著附也農乃天下之本食其力各以力耕得食是即食已之力也粢盛粢通作齍禮甸師共齍盛注齍盛祭祀所用穀粢稷也穀者稷為長是以名

云在器曰盛

書法 書耕籍何重農且恤祀也書耕籍始此終綱目書耕籍十是年戊子年晉武帝甲申年宋文帝庚子年宋孝武帝癸酉年魏主宏甲午年梁武帝唐太宗貞觀三年高宗乾封二年儀鳳二年玄宗開元二十三年

三月立趙幽王子辟彊為河間王朱虛侯章為城陽王東牟侯興居為濟北王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

集覽 辟彊索隱曰音闢彊或曰辟音璧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詔先立河間城陽濟北王然後立皇子

質實 城陽縣名注見高帝四年

夏五月除誹謗妖言法 考異 提要無夏五月三字

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集覽 進善之旌應劭曰旌旛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善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注見惠帝四年謗木

發明 直言雖舉而秦之虐禁猶有存者書除誹謗妖言法則帝之開廣言路尤可嘉矣

秋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今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書法 書賜半租嘉重農也書賜半租始此綱目書賜天下半租三是年十二年戊申年宋賜天下三分之一者一唐肅宗至德二年賜州郡半租一後主炎興元年魏復益州賜州郡三分之一者一隋文帝開皇十二年河北河東

發明 上書親耕籍田此書賜民半租則帝之尊民務本為何如哉海內殷富不亦宜乎

甲子 三年冬十月晦日食十一月晦又食

書法 綱目書日食三百六十七而一歲再食者二十五其間連月而食者二而已漢初丁酉年是年合是無連月而食者矣

○丞相絳侯勃免就國質實 絳縣名注見獻帝建安七年

詔曰前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

以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淮南王長來朝殺辟陽侯審食其

初趙王敖獻美人於高祖得幸有娠及貫高事發美人亦坐繫美人弟因審食其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美人已生子恚即自殺吏奉其子詣上上悔之封以為淮南王王蚤失母附呂后故呂后時得無患而常怨食其以為不彊爭之使其母恨而死也及上即位驕蹇不奉法上常寬假之是歲入朝往見食其自袖鐵椎椎殺之馳走闕下肉袒謝罪帝傷其志為親故赦弗治以此歸國益驕恣警蹕稱制擬於天子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聽

集覽 辟陽韋昭曰信都有辟陽縣括地志云故城在今冀州信都縣

西三十五里警蹕顔師古曰天子出則稱警示戒肅也入則言蹕蹕所以止行人清道也劉貢父曰言出入者互文爾質實一統志云辟陽漢之縣名屬信都國出亦有蹕後漢省入信都縣故城在真定府冀州東南三十里

食其耳書爵何不與長之專殺也兩下相殺

書法不書此何以書長之反此其漸矣書譏失刑也

食其邪僻之人法當誅死何以書殺而不去

發明其爵不與劉長之擅殺也當是時明天子在上藩臣來朝乃於輦轂之下戕害列侯罪已不容於誅矣赦而不問未幾卒以反誅此則帝仁柔之過也

夏五月匈奴入寇帝如甘泉遣丞相嬰將兵擊走之遂如太原濟北王興居反遣大將軍柴武擊之秋七月還宮八月興居兵敗自殺考異此與陳豨英布同當書討不當書擊亦傳録之誤

集覽甘泉應劭曰甘泉宮在雍州雲陽一名林光宮攢曰甘泉山名林光秦離宮名關輔記云林光宮在池陽西故甘泉山宮因山名去長安城西北三百里望見長安城案邢承宗西征賦注甘泉水名今案因地出甘泉水名山則山水皆通質實一統志云甘泉宮名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一百二十里甘泉山上本秦林光宮漢武帝增廣之又名雲陽宮內有竹宮壽宮迎風館鳷鵲觀

初誅諸呂朱虛侯功尤大大臣許以趙王章以梁王興居帝聞其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割齊二郡以王

之興居自以失職奪功頗怏怏聞帝幸太原以為天子且自巡邊遂發兵反帝遣柴武擊之兵敗自殺胡氏曰劉章忠勇著於平勃之前而功亦不在平勃之下文帝以其欲立齊王而絀之大臣又無開陳使盛德之主終負疵議惜哉

集覽 許以趙王章章朱虛侯之名初大臣嘗許以趙地王之

書法 內書反矣不書討何病帝也帝於興居亦少負也

以張釋之為廷尉

質實 一統志云張釋之南陽堵陽人

釋之初為騎郎十年不得調袁盎薦之為謁者朝畢因前言事上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釋之乃言秦漢間得失上說拜謁者僕射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帝曰吏不當若是邪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

帝進深識治體
之言漢廷諸臣
皆所未及

以問勃張相如何如人也上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
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
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
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於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
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
夫下之化上疾如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帝曰善就
車召使參乘徐行問秦之敝拜公車令頃之太子與
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追止之劾不敬奏
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后乃使使承詔赦
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從
至霸陵上謂群臣曰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斮陳漆
其閒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
者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
何戚焉帝稱善是歲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
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
上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

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揚氏曰釋之之論犯蹕其意善矣然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則是開人主妄殺人之端也既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則犯法者天子必付之有司以法論之安得越法而擅誅乎

集覽 卑之毋甚高論索隱曰欲令且卑下其志談論勿太過高但依今時事說毋說古遠也謁者僕射百官志謁者僕射一人為謁者臺率天子出奉引古重習武有主射以督録之故曰僕射從

行為句從去聲隨從主上行也登虎圈正義曰圈求遠反養獸閑也在上林苑中圈之上有樓觀故曰登虎圈嗇夫嗇夫掌聽訟於虎圈者百官表有鄉嗇夫此其類也喋喋利口喋喋多言貌也利口多言少實也欲以觀觀官喚反示也欲以其口對之能顯示於人使人觀之刀筆古者書用簡牘筆誤則以刀削去之故吏皆以刀筆隨徒文具索隱曰謂空具其文而無其實也公車令百官志公車司馬令一人掌宮南闕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詣公車者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乘軺傳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北山石顔師古曰美石出京北北山今宜州石是索隱曰北山青石肌理細密可為埤槨秦本紀云分作阿房作驪山發北山石槨是也故帝欲北山石為槨取其精牢用紵絮斮陳漆其間史記張釋之傳注徐廣曰斮一作錯漢書音義曰斮絮以漆著其間也索隱曰紵展呂反斮側畧

反索斬陳絮以漆著其間也韻會紵字下注云綿絮裝衣也劉向傳紵絮斮陳顏師古注紵絮者可以紵衣之絮雖錮南山張晏曰錮鑄塞也時帝北向故云北山回顧南向故云南山索隱曰言南山者取其高厚之意張晏殊失其旨也括地志云南山即終南山一名太乙一名橘山一名周南一名地肺在長安城南八十里四皓以漢高慢士遂隱此中渭橋注見高皇后八年索隱曰今渭橋有三所其一在長安城西北咸陽路曰西渭橋一在城東北高陵路曰東渭橋其中渭橋在故城北三里今車駕之行出在橋中路犯蹕當罰金如淳曰乙令云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也又警蹕注見三年廷尉天下之平平其不平曰平宣帝置廷尉平漢書注平音病壹傾為句傾則不平也得為句吏捕而獲之共承共與恭通萬分一句絕謂其罪甚輕取長陵一抔土高帝墓曰長陵在渭水北去長安城三十五里張晏曰不忍斥言毀

掘山陵故以取土為譬顏師古曰抔步侯反手掬之也

正誤 有如萬分一今按此言假如萬分中一分有取長陵土者不敢質言故為儻或之辭猶言萬一有此事

質實 一統志云北山在西安府耀州城東五里其山出青石唐天寶中取為磬因更名玉磬山南山在西安府城南五十里即終南山也東西連亘藍田咸寧長安盩厔四縣之境産玉石金銀銅鐵及合離草丹青樹爲貢所謂終南即此長陵注見高帝十二年

乙丑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嬰卒以張蒼為丞相

質實 張蒼陽武人蒼好書博聞尤邃律歷

集覽 律歷律十二管所以候十二月歷算數也所以紀歲月日時分數

書法 漢丞相卒不書姓自嬰始兩漢諸臣卒書官不書姓者恒稱也書官爵書姓者美稱也不書官者貶也兩漢諸臣書官爵書姓者三十七不書官者四 並詳惠帝二年

召河東守季布至罷歸郡

上召河東守季布欲以為御史大夫有言其使酒難近者至留邸一月見罷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之淺深也上默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爾 集覽 使酒難近索隱曰因酒縱性曰使酒即酗酒也難近者謂不可與之相親近至為句

以賈誼為長沙王太傅

上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上於是疏之不用其議以為長沙王太傅 質實 長沙國名注見獻帝興平元年

下絳侯周勃廷尉獄既而赦之

周勃既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人有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治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吏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薄太后亦謂帝曰絳侯始誅諸呂綰皇帝璽居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亦見勃獄辭乃使使持節赦之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 集覽 逮治漢書音義

曰逮及也辭之所及者則追捕之故謂之逮置辭置措也辭謂對獄之語書牘背李奇曰牘者吏所執薄也索隱曰案蜀志秦宓以簿擊頰必亦簡牘之類今吏於牘版背後書辭示之令依此說勝之尚之勝之周勃太子名也勝公主曰尚言帝王之女當尊尚之不敢斥言勝綰皇帝璽居北軍綰繫也璽即皇帝傳國璽北軍宿衛宮門內於周垣下為區廬勃持一節入北軍而遂將之誅諸呂廢少帝手綰璽時帝未即位勃於此時不反今更有異乎

書法　既而赦之何美改過也綱目書既而赦之二上書下絳侯周勃獄則赦無罪美辭也上書張昌宗下獄則赦有罪譏辭也美惡不嫌同辭書既而釋之三詳成帝元延元年

作顧成廟　質實　一統志云顧成廟在西安府城東三十五里霸陵縣

丙寅

五年春二月地震

胡氏曰文帝之時有此大異何也曰天地之變非一端也盡以為人事致之則牽合附會泥而不通盡以為氣數適然則古人修德正事反災為祥者亦不少矣要之為天下主父天母地父母震怒聲色異常人子當祇栗恐懼思所以平格不當指為情性所發而遂已也文帝之時雖有此異然帝方躬修德化節用愛人此其所以雖有此異而無其應與

集覽思所以平格平消弭也格變革也父母震怒時當尋思簡悦愉父母之道庶可消其怒氣變為喜色

夏四月更造四銖錢除盜鑄令

初秦用半兩錢高祖嫌其重更鑄莢錢於是物價騰踴米石萬錢至是更造四銖錢除盜鑄錢令賈誼諫

曰法使天下公得鑄錢敢雜以鉛鐵者其罪黥然鑄錢非殽雜為巧則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多於此又民用錢郡縣不同吏急而壹之乎則為太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姦錢日多善人怵而為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不如收之賈山亦諫以為錢者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皆不聽時太中大夫鄧通方寵幸上欲其富賜之蜀嚴道銅山使鑄錢吳王濞有豫章銅山招致天下亡命者以鑄錢東煑海水為

鹽以故無賦而國用饒足以是吳鄧錢布天下

集覽

莢錢即五分錢民間名曰榆莢錢言如榆莢之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十黍為絫十絫為銖得纍句絕羸餘利隱屏言皆隱身屏跡而鑄錢吏急而壹之謂郡縣各執一法難使之歸一錢文文法也苟非其術術道也謂五法設或非其道也食貨志曰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矣然而為姦邪怵本作訹音恤誘也謂善良之人亦誘於利而為姦邪陷而之刑戮謂謹愿之民亦陷入於利卒被刑戮姦數不勝姦生頻數故不能以勝之不如收之謂曷若收銅於官而官自鑄嚴道銅山嚴道縣屬雅州括地志云今雅州滎經縣本秦嚴道縣也屬成都有蠻夷曰道故名焉縣北三里有銅山即鄧通得賜鑄錢之所豫章銅山章昭曰豫章今故章也括地志云秦置鄣郡今湖州長興縣西南八十里故鄣城是今宣州及潤州句容縣有銅山舊屬章亡命顏師古曰命

名也謂脫名籍而逃亡也仲馮曰顏解大迂直謂避禍自逃其命爾以故無賦如淳曰鑄錢煑鹽收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正義曰謂吳國之民鑄錢煑鹽以山海之利不賦之故言其民無徭賦

質實

一統志云嚴道銅山嚴道秦之縣名屬蜀郡漢因之晉屬漢嘉郡西魏於此置蒙山郡及雅州隋初郡廢州存大業初改州為臨邛郡治嚴道縣唐初復為雅州天寶初改盧山郡乾元初復為雅州屬劍南道五代時孟知祥置永平軍宋復為雅州仍治嚴道屬成都路元至元中改屬嘉定路尋割屬吐蕃宣慰司至

本朝省嚴道縣入州隸四川道銅山在雅州滎經縣東北三十里即漢文帝賜鄧通鑄錢處故鄣銅山故鄣秦之縣名屬鄣郡漢屬丹陽郡王莽改為候望縣東漢復為故鄣縣晉屬吳興郡後省之故城在湖州府長興縣西南一百二十里銅山在湖州府城西南九十五里一名銅峴山括地志漢吳王濞采鄣山之

銅即此山之西屬安吉縣其南屬武康縣前溪發源于此

徙代王武為淮陽王質實淮陽國名注見周赧王三十七年陳州

丁卯六年冬十月桃李華○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

質實淮南國名注見後主建興二年廣陵國

淮南王長自作法令行於其國逐漢所置吏請自置相帝曲意從之又擅刑殺不辜及爵人至關內侯數上書不遜順帝重自切責之乃令薄昭與書引管蔡史宗正廷尉奏長罪當棄市赦從處蜀載以輜車縣次傳之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柰何上曰吾特苦之爾今復之王果憤恚不

食死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逮考諸縣傳送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謚曰厲王以列侯葬雍置守冢三十戶

集覽 關內侯漢百官志關內侯注列侯出關就國侯但爵身其有家累者與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管蔡興居管叔鮮蔡叔度皆周成王叔父也作亂周公奉王命誅之興居齊悼惠王子東牟侯也文帝二年封濟北王謀反自殺縣次傳之令各縣案次第傳遞至蜀卒逢霧露病死卒讀曰猝暴也言緘封於輜車之內如霧露之遮蔽不覩天日之光明因而暴死也靈帝時謝弼上封事曰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下雍令扶風郡雍縣令注見隋文帝開皇二十年

匈奴冒頓死子老上單于立復請和親 **考異** 冒頓上漏單于二字

初冒頓遺漢書曰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王與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

之親故罰使西擊月氏以天之福盡夷滅降下之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以定願休兵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帝報書曰單于欲復故約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至是冒頓死子老上單于立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彊使之說至降單于甚親幸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絮綿以馳草棘中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畜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倨傲其辭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

集覽老上單于號也名稽粥索隱曰稽粥音鷄育中行說中行複姓說名也行胡剛反說讀曰悅說至降為句本作說既至因降匈奴漢物不過什二韋昭曰言漢物費十分之二入匈奴則匈奴皆動心歸漢矣湩酪湩靚勇反又音湅乳汁也熱而和之曰酪穆天子傳牛馬之湩巨蒐氏所具注西戎有巨蒐國

正誤說至降單于今按五字當為一句

書法冒頓不書單于削之也自秦始皇帝三十二年始書匈奴至是單于始見綱目自後單于死立必書匈奴蓋彊大也書曰請和親與書與和親又興矣書請和親始此終綱目書請和親四是年武帝元狩四年和帝永元十六年唐僖宗乾符五年請昏一唐高祖武德八年求和親三光武建武二十二年二十七年唐德宗貞元三年求昏二晉安帝義熙七年五代乙酉年乞和親一光武建

武二十八年與和親六詳惠帝三年及和親一宋甲戌年魏結和親一高帝九年

發明周衰吳楚皆恃其土地之大兵力之彊日相尋於爭戰至于僭號稱王幾無天子在其目中然其卒也春秋不書葬使不得於公侯之例所以抑之以杜其僭妄也綱目於四裔君長皆倣春秋書法之例

以賈誼為梁王太傅

誼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

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長沙乃二萬五千戶爾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其子孫以次受之分地眾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眾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伸失今不治必為痼疾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懸凡

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今匈奴慢侮侵掠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主上共貢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謂國有人乎可為流涕者此也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伸可為流涕者此也今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者庶人孽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禮

義捐廉耻日甚月異而歲不同矣今其甚者殺父兄矣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以為是適然爾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筦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是豈可不為寒心哉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殷周為天子皆數十世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選天下之端士有

道術者使與居處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秦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前車覆後車誡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

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皋而不自知也蓋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夫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之危處則危天下大器也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與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

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者也古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棄市之法然則堂不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隷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已嘗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縛束之繫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

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貴貴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者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辠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爾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辠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辠者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爾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

集覽　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七制解云

皆非事勢慣然之理能知如是而治如是而亂之形體者也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顏師古注立國泰大其勢必固相疑樊酈絳灌樊噲酈食其絳侯周勃灌嬰信越韓信彭越徹侯注見秦始皇三十七年通侯長沙王謂吳芮也初高祖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葅醢反者被誅為葅醢鄭玄曰切之四寸為葅醢肉為醢戰國策不避葅醢之誅高誘注言剉斮之如此爾輻輳輻輪輳也凡輪有三十輻共轂於一轂以喻四方皆來分地注見漢王劉邦二年大瘇瘇上勇反足腫病共貢共讀曰供奉也以緣緣去聲純也商君公孫鞅也注見周顯王十年出分扶問反出贅謂之贅壻言不當出妻家猶人身之有肬贅處有德色慮疑也謂疑其容色自矜為恩德誶語誶音碎責讓也與公併倨併部迥反顏師古曰與公對敵而相拒也反脣而相稽反音翻反脣調口也相稽相與計校也筦筦所以盛文書筦子筦與管同管仲所

昔書名管子亡維揖亡失也維所以繫舟楫所以進舟乃生乃始也齊肅齊讀曰齋戒潔也見之南郊以太子見於天也艾草管艾讀曰刈管音姦似茅而滑澤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書顧命夾兩階戺注堂廉曰戺廉稜也漢書顏師古注廉側隅也孫奕示兒編曰竊詳顏注廉側隅也以廉近地對廉遠地而言之則廉隅無所謂上下矣當讀陛九級上為句近歲太學出上廉遠地則堂高賦豈一時未加討論歟蘇文曰與廉遠則堂陛峻林鉞漢雋亦曰廉遠地則堂高而並不言上廉黥劓之罪不及大夫黥文面劓割鼻也記曲禮刑不上大夫注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與音預大戴禮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刑不上於大夫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乎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耻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污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則曰簠簋不飾有坐

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薄不脩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所以媿恥之也又見家語五刑篇禮不敢齒君之路馬禮周禮也齒問年也路天子所乘法車也天子五路駕六馬記曲禮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鄭玄注云皆廣敬也伯父伯舅記曲禮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髡刖髡髮也刖五刮反又音月斷足之刑黍退謂偪迫天子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當即郎反處斷罪人也賈誼本傳注閻樂殺二世二世蓋又以法定其罪繫上之風仲馮曰趙高殺二世於望夷宮本由秦制無忌緤與絏通謂以長繩連繫之𩣡之司寇索隱曰司寇二歲刑輸作司冦因名馬或作輸之司空百官表宗正屬官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

編之徒官徒謂以罪輸贖而役作者編謂列次名籍也篋簋不飾簋篋皆禮器簋外方內圓以盛稻粱簋外圓內方以盛黍稷並有蓋形象龜飾整齊也帷薄不修帷幔也薄一作箔簾也風俗通曰御大夫帷士以簾所以自障蔽脩理也大譴大何譴責問也何怒責也何與呵通薛宣傳譴呵及細微白冠氂纓喪服用氂為纓以飾冠也氂是氂牛之尾氂牛出西南徼外盤水加劒顏師古曰凡殺牲以盤水取頸血故示若此造請室而請辠應劭曰請室請辠之室也若今之鍾下如淳曰請室獄也若古刑於向師氏也史記作清室頸盭而加盭古戾字緣色綬也言不使人以綬加於頸乎大夫公羊傳宣六年乎大夫也注古者士大夫通稱也自憙憙許記反好為志氣也顧彼之久行顏師古曰顧猶反也言何不為投鼠忌器之法而反久行彼

無陛級之事

正誤

頸盭而加今按漢書顏師古注盭古戾字慮結切不戾其頸而親加

刀鍓也與
振字通

戊辰 七年夏四月赦○六月未央宮東闕罘罳災集覽未央宮東闕罘罳災三輔黃圖云蕭何造未央宮立東闕北闕注闕門觀也劉熙釋名曰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天子號令賞罰所由出也未央宮殿雖南向而上書奏事謁見皆在北闕馬東闕非正也顏師古曰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一曰屏也釋名曰罘罳在門外罘復也罳思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蘇鶚演義曰顏注并釋名皆誤案罘浮罳絲也謂織絲之文輕疎浮虛貌蓋宮殿簷戶間也唐文宗實錄甘露之變出殿北門裂斷罘罳而去又溫庭筠補陳武帝書罘罳晝卷閶闔晨開皆非曲閣屏障之意相如子虛賦罘網彌山此亦謂羅鳥網即罘罳為網不謬矣楚辭招魂篇網戶朱綴刻方連文公注云網戶者以木為門扉而刻為方目使如羅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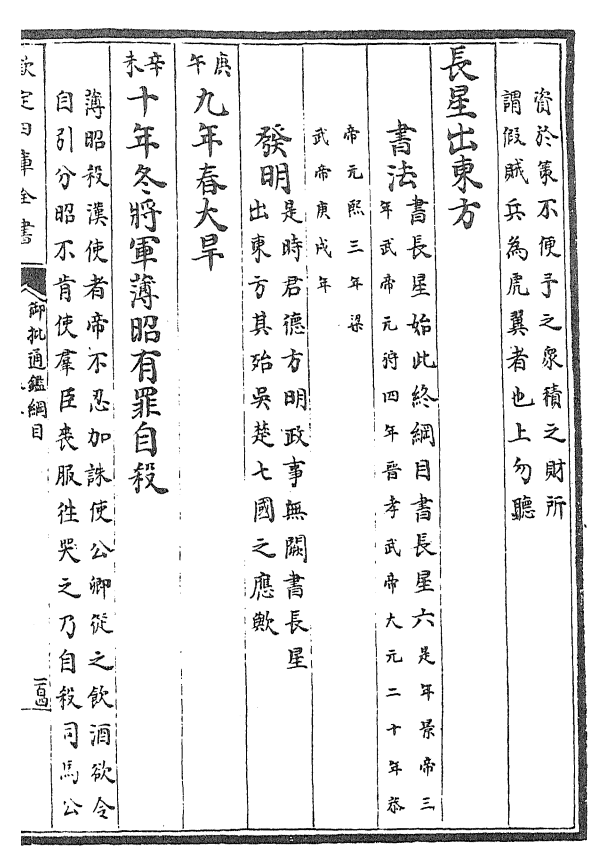
洑即所謂眔恩而程泰之以為即今之亮隔此說是也天火曰災又未央宮注見高帝七年

書法

書災始此終綱目書災十六是年景帝三年中五年武帝建元六年太初元年新莽戊寅年安帝元初四年順帝陽嘉元年靈帝中平二年後主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晉元帝大興元年梁甲寅年丙寅年唐玄宗天寶九載書火十二詳昭帝元鳳四年

己巳八年夏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為列侯

民有歌淮南王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封王子安等四人為列侯賈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淮南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辠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爾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爾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



資於策不便予之衆積之財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上勿聽

長星出東方

書法　書長星始此終綱目書長星六（是年景帝三年武帝元狩四年晉孝武帝大元二十年恭帝元熙三年梁武帝庚戌年）

發明　是時君德方明政事無闕書長星出東方其殆吳楚七國之應歟

庚午　九年春大旱

辛未　十年冬將軍薄昭有罪自殺

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司馬公

曰李德裕以為漢文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太后唯一弟而殺之何以慰母氏之心哉臣愚以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踈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殺漢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從而赦之則與成哀之世何異哉魏文帝曰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誅譏文帝之始不防閑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則欲慰母心者將慎之於始乎程子曰二公皆執一之論未盡於義也義既未安則非明也有所不行豈害其為公器哉蓋不得於義則非恩之正害恩之正則不得為義矣使薄昭盜長陵土則太后雖不食而死昭不可不誅也其殺漢使為類亦有異焉若昭有罪命使往治昭執而殺之太后之心可傷也昭不可赦也后若必喪其生則存昭以全后可也或與忿爭而殺之則貸昭以慰母心可也此之謂能權蓋先王之制也八議設而後重輕得其宜義

豈有屈乎法主於義義當而謂之屈法不知法者也

集覽 八議禮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

質實 一統志云薄昭吳人

書法 坐殺漢使也書曰有罪自殺綱目有以斷斯獄矣

發明 薄昭之死先儒論者多矣今綱目不書殺將軍薄昭而書將軍薄昭有罪自殺則所斷為甚明夫昭雖帝之舅亦入臣爾安有人臣殺天子之使者而可逭其罪哉禮不敢齒君之路馬況使者乎誅之當矣

壬申 **十一年考證** 當補書絳侯周勃卒分註諡曰武○謹按凡例曰凡諸臣之卒惟宰相悉書賢

者曰某官某爵姓名卒而註其謚絳侯從高帝起沛定天下屢有功高帝遺詔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卒誅諸呂立代王為帝基漢室四百年之業皆如言漢稱平勃文帝初並相而勃位居平上二年既書陳平卒勃之卒豈可無書史記漢書皆著孝文十一年薨司馬公通鑑不載先儒亦以為失今故推本義例以補之

夏梁王揖卒從淮陽王武為梁王考異 提要夏作冬

梁懷王薨無子賈誼上疏曰陛下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藩扞唯淮陽代二國爾代北邊匈奴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厪如黑子之著面不足以有所禁禦臣顧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東郡以益梁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

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旤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旤難以言智苟身無事畜亂宿旤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於是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後歲餘賈誼亦死死時年三十三矣

集覽 蕃扞詩崧高篇四國于蕃箋云四國有難則往扞禦之為之蕃屏如黑子之著面喻淮陽小也吳楚俗謂黑子為誌宋太祖欲下太原趙普曰彈丸黑誌之地將安所逃即此誌郪地理志汝南新郪縣郪七私反或音妻誤也應劭曰案秦伐魏取郪丘漢興為新郪章帝改名宋新郪屬南陽荿之江捷音蹇接也高枕楚辭九辯曰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注枕去聲頤指如意如淳曰但動頤指麾皆如所欲

質實 一統志云新郪漢之縣名屬汝南郡後廢之故城在鳳陽府穎

州治八里

匈奴寇狄道

時匈奴數為邉患太子家令鼂錯言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邉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步兵車騎弓弩長戟矛鋌劒楯之地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百不當一兵不完利甲不堅密弩不及遠射不能中中不能入五不當一故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

國興上下山阪出入溪澗險道傾仄且馳且射風雨罷勞飢渴不困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勁弩長戟射疏及遠下馬地鬬劒戟相接此中國之長技也然兵凶器戰危事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間爾跌而不振則悔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來歸誼者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弩利矢益以邉郡之良技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而各用其長技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書寵荅焉錯為人峭直刻深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號曰智囊

集覽 家令百官表家令主皇太子倉穀飲食張晏曰太子稱家故曰令鼂錯音朝厝史記注錯又如字讀鋋音蟬鈇柄短矛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仲馮曰長戟恐誤或者勁弩如今九牛大弩以搶為矢故可射疏及遠然戟有鉤又不可射疏與陳通義渠注見周

顯王四十二年峭直峭本作陗瓚曰陗直峻陒也

智囊言一身所有皆是智筭若囊橐之盛物然

募民徙塞下

鼂錯又言曰兵起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胡人衣食之業不著于地其勢易以擾亂邉境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畮也今胡人數轉牧行獵於塞下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不救則邉民絶望而降敵救之纔到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邉境發卒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要害之處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予冬夏衣稟食能自給而止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

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其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埶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且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繫虜之患豈不美哉上從其言錯復言陛下幸募民以實塞下使屯戍益省輸將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置器物焉使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其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墳墓相從種樹畜長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伍家為伍十伍一里四里一連十連一邑皆擇其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為之長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

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懼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而不還踵矣所從之民非壯有材者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一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集覽不著於地隨畜牧移徙不著土地而無常居離南晦離去也音力智反韻會漸相遠離要害顏師古曰在我為要在彼為害故曰要害調立調去聲筭度也為之筭度而創立城邑稟食稟讀曰廩古者給人以食取諸倉廩故稱廩給稟食能自給而止稍人能自給贍乃止也謂不常予縣官張晏曰不敢指斥天子故稱縣官索隱曰謂國家為縣官者夏官王畿內縣即國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縣官賢材有護擇有保護邊縣之能者壹大治則終身創創初亮反懲也顏師古曰若一次大舉兵治之則可為終身懲戒保

無邊患也折膠頹師古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此為候而出軍使得氣去使其得勝遲志氣而去

癸酉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酸棗東潰金隄興卒塞之集覽酸棗縣名注見周慎靚王四年質實一統志云金隄自開封府滎陽縣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歷代築之以禦河患通謂之金隄漢孝文帝時河決酸棗東潰金堤即此

書法書河決始此終綱目書河決十有六是年武帝元光三年元帝永光五年成帝建始四年河平三年新莽辛未年唐玄宗開元十年五代晉戊戌年己亥年辛丑年甲辰年丙午年戊申年庚戌年壬子年乙未年書塞八是年武帝元封二年成帝河平元年三年五代甲申年甲辰年壬子年

天生烝民厥有
恒性其即於匪

乙未年

○春三月除關無用傳集覽 除關無用傳禮地官司關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注關界上門也傳如今移過所文書音張戀反漢初置諸關以備非常顏師古曰傳信也古者用棨刻木為合符或用繒帛張晏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今除去關出入無禁不用傳也

○詔民入粟邊得拜爵免罪賜農民今年半租

鼂錯言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今海內為一無有水旱之災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

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内而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耕不過百畮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朝令夕改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乘堅策肥履絲

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而農民所以流亡者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則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而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使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辠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錯復言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郡縣足支一歲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大富樂矣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集覽

中人弗勝中人處強弱之間者勝音升舉也弗勝謂不堪舉倍稱之息顏師古曰稱昌孕反舉也今俗所

謂舉錢如淳曰取一償二為倍稱奇羸殘餘物也奇音羇梁肉賈逵曰梁米之精者詩詁梁似粟而大有黃青白三種黃梁出蜀漢香美逾於諸梁號竹根黃乘堅乘駕也堅謂好車策肥策驅也肥謂肥馬乘[illegible]所滐案食貨志注滐私列反散也道民之路此道非道德之道繫去聲讀與導同啟廸也

書法 秦政之初書令民納粟拜爵矣未免罪也於是始有贖罰焉自是武帝書詔民得贖罪元朔六年書令株送徒入財元狩三年令死罪入贖天漢四年明帝書詔聽有罪亡命者贖永平八年梁武帝書立贖刑條壬午年復贖刑法乙丑年不可勝書矣

甲戌 十三年春二月詔具親耕桑禮儀

詔曰朕親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

集覽 親耕以供粢盛注見二年親桑以奉

粢服漢儀春桑生皇后親桑於苑中養蠶于薄穀梁傳桓十四年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

書法 書重本也

夏除秘祝

初秦時祝官有秘祝即有災祥輒移過於下至是詔曰禍自怨起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不取其除之

集覽 祝官有祕祝祝官猶周禮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祇祕祝祭主贊辭也祕密不可宣祕祝六祝並之秀反災祥妖孽自外來謂之祥左傳昭十八年將有大祥注祥變異之氣

五月除肉刑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顧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天子憐悲其意詔曰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欲改行而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具為令丞相御史請定律曰諸當髡者為城旦舂當黥髡者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而復有笞罪者皆棄市為城旦舂者各有歲數以免制曰可上既躬修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民民樂其

業畜積歲增户口寖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焉

集覽

緹縈少女名索隱曰緹音啼鄒氏音體終身不息息生也宣帝本紀詔曰刑者不可息注言既劓刖臏割而欲其復生長不可得矣除肉刑肉刑者墨劓臏宮大辟除者有以易之也鄭氏云皐陶改臏為剕呂刑有剕周改為刖文帝本紀詔曰今法有肉刑三注李奇曰高帝約法三章無肉刑文帝則有肉刑孟康曰黥劓二左右趾合一凡三也索隱曰斷趾黥劓之屬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曰以淫亂人族類故不易之也具為令具備也著為律令鉗為城旦舂鉗以鐵束頸也舂持杵臼也如淳曰城旦者律說論決為髡鉗輸邊畫旦防冦虜夜暮築長城舂者婦人不預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或曰城旦旦起行治城也左止止與趾字通下右止同受賕枉法以財枉法相謝也已論論平聲議法

也記王制凡制五刑必即天論論音倫禁閈疏闊閈與網通疏與疎通言其禁防如網之疎闊也老子任為篇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刑錯之風應劭曰錯置也古者民不犯法刑錯而不用今雖未及於古亦庶幾有古之遺風

質實

一統志云緹縈臨淄人漢淳于意之少女意有罪當刑怒罵其五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緹縈隨父至長安上書願沒身為官婢以贖父刑文帝憐之為免意罪因除肉刑太倉令夏㬥曰上供曰太倉令長也

書法

除肉刑何予之也肉刑古法也自帝始廢古法則曷為予之不忍人之心也故不書始書始則疑於廢井田綱目恤刑之政

書除十詳惠帝四年文帝居三焉

六月除田之租稅

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也其除之集覽本末者無以異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

書法　除者何永除也再賜天下半租仁矣於是遂永除之非帝之儉約國有餘蓄能若是乎終綱目一而已矣綱目書免天下今年田租者四昭帝始元二年宣帝本始元年和帝永元九年唐玄宗天寶十四載

乙亥　十四年冬匈奴入寇遣兵擊之出塞而還

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畜甚多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詔發車千乘騎卒十萬上親勒兵欲自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以張相如欒布為將軍擊逐出塞

而還

集覽 朝那縣名屬河西安定郡朝直遥反又如字那奴何反括地志云故城在原州百泉縣西七十里蕭關秦北關也在上郡北正義曰古隴山關在原州平凉縣界括地志云今靈武郡古蕭關北地部尉卬北地注見哀帝建平元年都尉佐郡守典武職甲卒顔師古曰卬五剛反名也姓孫囘中宮注見秦始皇二十七年回要上乃止文帝本紀作回要帝帝乃止注要劫也如淳曰回要必不得自征也

正誤 回要上乃止今按要約勒也劫持之義說文以力止其去曰劫從力非刦奪之刦後倣此

質實 一統志云朝那春秋時地名漢置朝那縣屬安定郡後魏割入臨涇後周復置唐省之故城在平凉府城東南蕭關在平凉府鎮原縣西北一百四十里

書法 特筆也與書至祁連而還武帝元狩二年封狼居胥山而還武帝元狩四年登燕然山刻

石勒功而還者和帝永
元元年大有逕庭矣

發明 十一年書匈奴寇狄道募民徙塞下是年又書入寇遣兵擊之出塞而還殆與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者如出一轍夫侵邊犯境乃塞外之常爾驅而出之盡境即止此盛德事也窮兵黷武犁庭掃穴果何為哉特筆于此蓋美之也

赦作徒魏尚復為雲中守

上輦過郎署問郎署長馮唐曰父家安在對曰趙人上曰吾居代時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弗能用也上曰公何以知之對曰上古王者之

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李牧為趙將軍市租皆自用饗士賞賜不從中覆委任而責成功故牧得盡其智能而趙幾霸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自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法必用且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有頗牧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

集覽

上輦過郎署輦輓車也顏師古曰駕人以行曰輦郎官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署府署也文帝乘輦經過郎署時馮唐為郎中署長文帝二年幸上林郎署長布席蘇林曰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也居代時文帝

初封代王故云每飯飯上聲餐食也馮唐傳作每飲食拊髀搏拊也髀部禮反股之外也拊之者有所激然爾推轂言舉薦人如推車轂之轉運也史記荊燕世家呂氏推轂高帝就天下索隱曰諸呂奉推高祖取天下若人推轂欲前進塗然也推昌誰反閫以内閫義與閾同馮唐傳作閫韋昭曰閫門中橛俗言門限也以内謂郭門内也閾魚列反軍市租索隱曰案軍市謂軍人貨易之地也市有税税即租也不從中覆不必覆奏朝廷而後行私養錢服虔曰私廪假錢也或曰官所別廪給也尺籍伍符漢軍法曰吏卒斬捕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伍符亦什伍之符約節度也索隱曰尺籍者書其斬捕之功於一尺之版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姦詐也上功幕府上功謂尺籍所上斬首捕虜之數也幕府注見秦王政三年一言不相應索隱曰應一陵反謂斬捕之數不同也文吏以法繩之繩索也所以彈畫而取直者言文法之

吏正治其事亦猶繩也坐上功首虜差六級秦法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因謂一首為一級今魏尚差上首虜六級而坐以罪

正誤 跪而推轂今按推吐雷反言天子親為推其車轂也與推轂薦賢之義不同

質實 一統志云馮唐趙人魏尚興平人

書法 書作徒何美改過也復以為之例有四有改過之辭有貳過之辭有不能令之辭有因仍之辭魏尚雲中守是年張敞冀州刺史宣帝甘露元年王尊徐州刺史成帝河平二年翟方進丞相永始六年張奐護匈奴中郎將桓帝延熹九年元匡平州刺史梁己亥年廣陽王琛北道大都督丙午年王琳湘州刺史癸酉年李光弼太尉統八道行營唐肅宗上元二年韓愈吏部侍郎穆宗長慶三年皆改過之辭也苻重鎮北將軍晉孝武太元五年何尚之尚書令宋癸巳年蕭寶寅西道大都

督梁丁未年宇文融勸農使唐玄宗開元十二年張格同平章事五代甲申年嚴旭蓬州刺史丙戌年馮暉朔方節度丙午年馮延巳同平章事癸丑年皆貳過之辭也殷仲堪督荊益軍晉安帝隆安二年時溥感化節度唐昭宗景福元年王建西川節度乾寧四年崔胤同平章事天復三年石敬塘河東節度使五代甲午年皆不能令之辭也朱博御史大夫哀帝建平二年高幹并州刺史獻帝建安九年歐陽頠衡州刺史梁丁丑年來瑱山南東道節度唐肅宗寶應元年李從曮鳳翔節度使五代甲午年孫方簡義武節度戊申年皆因仍之辭也

春增諸祀壇場珪幣

詔廣增諸祀壇場珪幣且曰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

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集覽珪幣祭神之玉帛望祀祀其國中之山川曰望謂不必至其處但遥望其方而祭之左傳僖三十一年望郊之細也注郊大禮也望祀禮之細微者也右賢左戚韋昭曰右猶高也左猶下也劉德曰先賢後親也祠官祝釐祠官攝行祀事者釐音禧福也

丙子十五年春黄龍見成紀質實一統志云成紀古地名即伏羲所生之處漢置成紀縣屬天水郡晉以後皆因之本朝省入秦州故城在鞏昌府秦州境

初張蒼以漢得水德魯人公孫臣以為當土德其應黄龍見蒼以為非是罷之至是帝召臣為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蒼由此自絀　集覽成紀地理志天水郡有成紀縣今秦州縣也草次歷

服色事草改者草朔改易此三事也歴謂筭數所以紀歳月日時之分數服謂如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夏后氏燕衣而養老殷人縞衣而養老周人玄衣而養老色謂如夏后氏尚黒殷人尚白周人尚赤秦尚黒

夏四月帝如雍始郊見五帝

書法　天一而已而曰有五帝焉非古也自是以後郊祀五畤不可勝書矣書始病帝也是故文帝行幸多不書掾十年十一年後二年三年四年五年皆不書惟此特書之

發明　天下之事莫重於其始始之不謹後將若何是故有典則以貽子孫所以為禹貽孫謀以燕翼子所以為武王文帝譏恭之君初無所溺而乃始為五帝之祀夫帝一而已安得有五況異時紛紛祠祀寶昉于此故綱目特以始郊五帝書之以見開端之失至他日武帝五畤之祠止書如雍

此固綱目謹始之意學者唯能合前後所書而觀之則得其旨矣

○赦○秋九月親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以鼂錯為中大夫質實一統志云鼂錯潁川人錯以對策高第擢為中大夫又言宜削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上雖不盡聽然奇其材

書法親策何譏也何譏躬親策之而所得者鼂錯爾以是為失人故譏之是故文帝策士而得鼂錯則書親武帝策士而得公孫弘則書親漢元光元年文宗策士而失劉蕡則書親唐太和二年皆譏也終綱目書親策三而已

發明錯以直言對策而言乃不直故所對之詞皆削而不錄然則錯亦有愧於其名多矣嗚呼

有君如文帝又以直言策士猶且不能正議直言豈不深可惜歟

作渭陽五帝廟

趙人新垣平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於是作渭陽五帝廟 **集覽** 新垣平陳留風俗傳云畢公封新垣其後因氏馮平名也作渭陽五帝廟史記封禪書作渭陽五帝廟同宇注瓚曰一營宇之中立五廟括地志云渭陽五帝廟在雍州咸陽東三十里宮殿疏云五帝廟一宇五殿也案一宇之內而設五帝面有五門各依其方帝色也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鄭玄注以為蒼曰靈威仰赤曰赤熛怒黃曰含樞紐白曰白招拒黑曰汁光紀唐書高宗祀五帝注云周禮兆五帝於四郊此五行之精氣也而鄭玄謂為太微五帝誤矣 **質實** 一統志云渭陽五帝廟在西安府城西北二十里舊長安城東北漢文帝始郊

見雍五時因新垣平言乃作渭陽五帝廟

書法 垣平請也帝於是少感矣自帝有渭陽汾陰之祠於是武帝祠竈祠神君立越祠昭帝祠鳳凰宣帝祠金馬碧雞皆有自來矣至唐則有九宮貴神之祠世主之惑何多也

丁丑 十六年夏四月親祠之以新垣平為上大夫

上郊祀渭陽五帝廟貴平至上大夫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議巡狩封禪事

集覽 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顏師古曰受經於博士曰博士諸生索隱曰刺七賜反采取之也劉向七錄云文帝所著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所以述先王之制度故曰王制也羣書考索曰漢文令博士諸生刺經作王制博士諸生名氏無聞果何人哉而能作此一書以為無窮之傳今觀其書言爵位則竊孟子之文

言官制則竊左氏之文言廵狩則竊書之文其餘則雜采公羊穀梁等説而益以己見正所謂不知而作也雖其言未必盡非

要之牴牾者多矣

書法　親者何不宜親者也旣郊見矣又作廟而親祠之是故文帝祠五帝廟則書親是年武帝祠竈則書親元光二年桓帝祠老子則書親延熹九年皆非所親而親者也

分齊地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

齊王則薨無子國除上乃分齊地立悼惠王肥子將閭為齊王志為濟北王賢為菑川王雄渠為膠東王卬為膠西王辟光為濟南王

分淮南地立厲王子三人為王

安為淮南王勃為衡山王賜為廬江王

詔更以明年為元年治汾陰廟

新垣平言闕下有寶玉氣而使人持玉杯詣闕獻之刻曰人主延壽又言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周鼎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而汾陰有金寶氣意鼎出乎於是治廟汾陰欲祠出鼎

集覽 候日再中候推測也前期而言也言日昃而復回午也史記封禪書注索隱曰淮南子云魯陽公與韓搆戰戰酣日暮援戈麾之日為卻三舍豈其然乎治廟汾陰欲祠出鼎汾陰注見周顯王四十年欲出周鼎泗水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又九鼎注見周慎靚王五年

書法 人主即位謂一為元古也自魏瑩與齊相王始以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君子非之於是

帝即位十六年矣惑於異端復有此失綱目書之識惑也自是景帝有中元後元武帝十一改元溢紛紛矣

發明 人君即位以元紀年故雖累數至百不改也文帝至是已十六年乃訹於邪臣之說無故改元果何義哉直筆書之其失自見

戊寅 **後元年冬十月新垣平伏誅**

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是後上亦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渭陽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

集覽 改正服改易正朔服色

書法 文帝之篇令德善政相望于册至末年而書增壇塲珪幣始郊見五帝作五帝廟親祠之

以新垣平為上大夫治汾陰廟如日月之食不能不為全美之累焉及書新垣平伏誅則所謂更也人皆仰之矣綱目抑左道凡方士必以伏誅書終綱目書方士伏誅七新垣平少翁欒大隋潘誕唐柳泌趙歸真李玄伯

發明文帝盛德之主清靜𤣥默無所偏好固非秦皇孝武求仙者之比前此方除秘祝書之於册至十四年增珪幣十五年始郊雍然皆非有徼福之意小人以闚其隙思有中之於是禱祠之事紛紛交舉今綱目上書作五帝廟親祠之以新垣平為上大夫則是祠乃垣平所立為甚明至是又書改元祀汾陰垣平伏誅則小人之詐以甚而敗幸帝速悟不遠而復即抵其罪不然豈不為盛德之累耶雖然帝能誅垣平而不能盡改垣平之所為使後人得以踵而行之則亦猶為未善也觀綱

目前後所書皆有深意然則
人主好尚盍亦謹其微哉

詔議可以佐百姓者

詔御史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意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何以致此夫度田非益寡計民未加益而食之甚不足者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集覽 度田非益寡度計料也言頃畝之數如故未嘗加少靡穀本紀注靡通作糜散也

己卯 二年夏復與匈奴和親

匈奴連歲入邊殺畧甚多雲中遼東郡萬餘人上患之乃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和親 集

覽當戶匈奴傳單于使當戶雕渠難報謝索隱曰匈奴官有左右大當戶案雕渠難者當戶名也

書法 六年書請和親矣十一年而書匈奴冠狄道於是又書復與匈奴和親矣六年而書匈奴冠上郡雲中以帝之盛德而和親不足恃如此綱目備書之有天下者可以鑒矣

秋八月丞相蒼免以申屠嘉為丞相質實 一統志云申屠嘉梁人

張蒼免帝以后弟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申屠嘉故以材官蹶張從高帝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遂以為丞相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嘉嘗入朝通居上旁怠慢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即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坐府中為檄召通不來且斬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詣丞相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責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

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通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杨氏曰文帝之不相廣國蓋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處己也廣國果賢邪雖親不可廢果不賢邪雖親不可用吾何容心哉　集覽材官蹶張如淳曰材官者有材多力之士能脚蹋彊弩張之故曰蹶張顔師古曰以手張弩曰擘張以足蹋弩曰蹶張弄臣弄戲也顔師古曰謂狎褻無闗大體也

庚辰三年春匈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

辛巳四年夏四月晦日食○五月赦

壬午五年

癸未 六年冬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以備之

匈奴入上郡雲中殺畧甚衆烽火通於甘泉長安遣將軍令免屯飛狐蘇意屯句注張武屯北地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迎送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

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
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匈奴遠塞兵罷拜亞夫為中
尉　集覽　飛狐飛本作蜚注見漢王劉邦三年句注徐
廣曰山名在鴈門應陰館屬并州如淳曰句
音章句之句索史記句作勾索隱曰伏儼云句音俱
包愷云音鉤正義曰勾注山一名西陘山在代州鴈
門縣西北四十里北地注見哀帝建平元年細柳徐
廣曰地名在長安西如淳曰案三輔黃圖細柳倉在
渭水北古徼西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柳市是索隱
曰細柳在直城門外阿房宮西北維括地志云細柳
倉在雍州咸陽縣西南霸上注見秦王政二十二年
棘門孟康曰在長安北秦宮門也括地志云棘門在
横門之外案三輔黃圖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曰
横門横音光彀弓弩持滿正義曰彀張也持滿者但
引滿而不發先驅即前導也在前引導車駕者猶唐
之武侯隊不聞天子之詔索隱曰六韜云軍中之事

不聞君命又管子司馬兵法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介胄之士不拜介甲也胄兜鍪也記曲禮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又曰介者不拜為其拜而䘚拜注䘚則失容節䘚猶詐也音挫又音乍朱氏曰䘚猶言有所枝拄不利屈伸天子為動顏師古曰為之竦動所以體貌之也遠塞句絕言出塞遠去也中尉掌徼循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

質實 一統志云周亞夫沛人勃次子也 句注山名在太原府代州西二十五里上有太和巖一名西陘細柳原名在西安府城內昆明池之南即周亞夫屯兵處棘門在西安府城舊咸陽縣東北一十八里漢將軍徐厲嘗次軍於此

書法 等者何畧之也於是六將軍備胡而亞夫之序在四綱目等諸將而首亞夫予之也

夏大旱蝗詔弛利省費以振民

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庾以振民民得賣爵 集覽弛山澤弛廢也山澤漁鹽竹木之利倉庾胡廣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郭璞云倉無屋曰庾民得賣爵崔浩曰富人欲爵貧人欲錢故聽賣買

書法 書大旱始此綱目書大旱三十八書旱五十八而書恤民之政者十二 是年景帝中三年武帝天漢三年明帝永平十八年和帝永元九年安帝永初二年齊丁卯年魏唐太宗貞觀元年二年十三年憲宗元和四年文宗太和六年 書大蝗十六 是年武帝建元五年元光六年元封六年平帝元始三年靈帝熹平六年昭烈帝章武二年晉愍帝建興四年元帝建武元年成帝咸康四年穆帝永和十一年丙寅年宋梁丁丑年北齊唐玄宗開元三年四年僖宗乾符二年 書蝗三十七而書

恤蝗之政二是年和帝永元九年世主之以災為玩者多矣

甲申 七年夏六月帝崩遺詔短喪

遺詔曰萬物之生靡有不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哀人父子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以眇眇之自託於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嫁娶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跣絰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

禮畢罷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纖七日釋服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胡氏曰孝文溺於小仁短喪廢禮信有罪矣然行而有悖於義雖有父令不可從也況三年之喪所以盡生者之孝心又非父之所得令者也然則孝景之薄于君親其罪益大矣

集覽

方內安寧謂四方之內既安且寧令到為句謂詔令到日經帶士喪禮䟽曰麻在首在要皆曰經分而言之首曰經要曰帶其斬衰首經以有子麻為之麻本著頭左邊而從額前向右圍之却就左邊與麻本相接以末加於本上又以繩為纓結於頤下其齊衰首經以麻本著頭右邊而從額前向左圍之就右邊以末藏在本下以布為纓文公家禮曰首經大一搤只是拇指與第二指一圍也要經較小絞帶又小於要經要經象大帶兩頭長垂下斬衰至大功其要經初皆散垂至成服乃絞小功以下

結本不散垂絞帶象革帶一頭有彄子以一頭串於中而束之斬衰用麻為之齊衰以下皆用布母布車及兵器毋禁止之辭也應劭曰毋得以布衣車乘及兵器也不施輕車介士也禮畢句罷句已下棺史記文帝本紀無棺字索隱曰已下者謂柩已下於壙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本紀功作紅服虔曰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也纖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索隱曰劉德云紅功也男功非一故以工力為字女功唯任於絲故以絲工為字三十六日以日易月也禫徒感反除服祭名也禫者澹澹然安平之意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凡七輩皆遣歸家重絕人類也穀梁傳隱二年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注嫁而曰歸明外屬也

正誤

母布車及兵器令按謂不以布蒙其上也衣字去聲

書法　賀善贊曰文帝三代以來賢主也而首變古之事二焉除肉刑也詔短喪也二者皆大節綱目曷為不書始肉刑之除猶曰有不忍之心云爾短喪則廢古禮誤後世之大者其不書始何也綱目之意不專罪帝也然則尚奚罪罪其嗣君與臣子爾帝嘗詔治霸陵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然晉愍之世盜發霸陵得其金帛甚多當時猶收其餘以實內府則薄葬之制景帝蓋未嘗果從也況三年之喪臣子所以自盡其心。者使景帝於此斷以從令非孝之義一由古禮後世亦孰敢踵其失哉綱目所以不書始責不專在文帝也

葬霸陵

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

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嘗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

集覽 露臺臺累土為之將以承露索隱曰顧氏案新豐南驪山之頂有露臺鄉極為高顯文帝所欲作臺之舊趾存焉徐廣曰露一作靈直百金直價也公羊傳隱五年百金之直注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食貨志亦云黃金一斤直萬錢則知文帝言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即為金百斤為錢百萬也中人處富者貧者之中身衣弋綈衣於既反弋逸織反綈田黎反索隱曰弋黑色也綈厚繒也蓋今之絁也絁式支反說文粗紬經緯不同者文帝以為衣而身自

衣之如淳曰案賈誼疏云身衣皁綈文中子事君篇曰衣弋綈傷乎禮中焉可也雖然以文景之心為之可也衣不曳地曳以制反引也不曳地謂衣之長不被土也唐輿服志曰婦人裙不過五幅曳地不過三寸賜以几杖几老者所以凭而坐杖老者所以倚而行記曲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注所以養其身體也假借納因焉顏師古曰謂假借以辭色納其言而用之蘇林曰假音休假之假借音以物借人之借

正誤

露臺今按恐以臺上不屋顯露為名非謂承露也

質實

霸陵注見

文帝二年

太子啓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考異**按文帝即位後不書尊母薄姬為皇太后蓋闕漏矣**考證**當作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謹按

凡例曰凡正統尊立非正嫡則加姓氏後倣此○九月有星孛于西方考異九月

上漏秋字○長沙王著卒無子國除

初高祖賢文王芮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傳國數世至是乃絶 集覽長沙王著陟慮反

長沙王名也吴芮五世孫高祖賢文王芮文王芮即吴芮也高祖賢之始封衡山王以從入武關故德芮

從封長沙王長沙王忠其定著令高祖以吴芮至忠故著于令甲而稱其忠也鄧展曰漢約非劉氏不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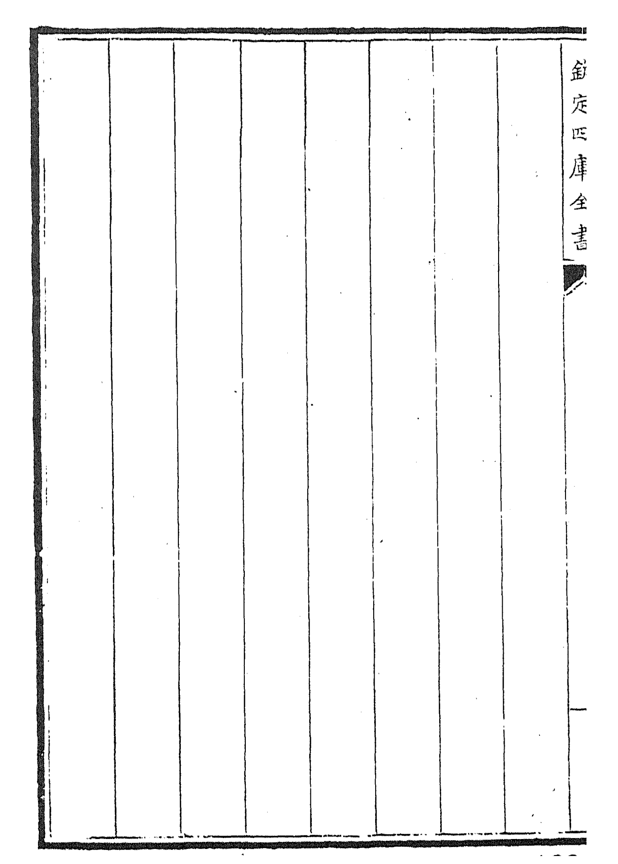
如吴芮王故著令使特王之瓚曰漢以芮忠故特王之以其非制故特著令也著陟慮反謂著在法令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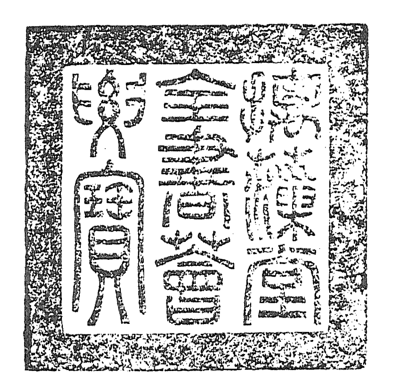
也令甲者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甲者第一令也顔師古曰甲者令之篇次 正誤長沙王忠

其定著令今按鄧展説是以吴芮異姓封王故特著令非專為稱其忠也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三

謹案第三十九頁後六行移過于下刊本過訛禍據史記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貢生臣李敬敏